

鍼灸傳真

八卷

鍼

灸

傳

真

于右任



(序一)

靈樞素問。言治病之法者。鍼灸居十之八九。其以藥餌爲治者。間一二見耳。古者治病。良以宿疴頑痹。非鍼灸莫能解其結。暴症疫癘。非鍼灸莫能救其危也。降及後世。方劑盛行。鍼灸之術。反爲所掩。雖成書具在。而傳人無幾。世之工其術以收得心應手之效者。常恨不可多見。或卽能之。亦復慳吝其術。鯁鯁然視爲枕中祕。不肯輕以授人。遂致鍼術幾絕。人民之枉死於失治者。實不知其凡幾矣。鄙人盡然傷之。爰於軍民政治之暇。提倡醫學。既設中醫改進研究會。復設鍼灸徵集討論會。蓋以醫學十三科。鍼科收效尤速。在昔吾晉狄梁公精閑此術。鄉之人追維先哲。猶能述其在華州療疣軼事。謂能鍼起疣落。嘖嘖稱奇。今之醫者。果殫精竭慮於此。近法梁公之絕技。遠追軒聖之遺傳。本濟世之心。出其術以公諸世。其爲利濟。甯有涯哉。山西陸軍騎兵第二團團長孫君秉彝。家傳鍼灸。久擅時名。所至輒以鍼灸救人。爲鄉民士紳所推重。今與趙君熙。王君秉禮。本其家傳心得。多年經驗。合纂鍼灸傳真一書。欲以梓行於世。廣濟衆人。書成。索序於予。考其書簡明易學。凡於靈素諸篇發明刺法處。無不廣爲搜羅。證以心得。固非他書之摭拾陳言。不切實用者。所可同年而語也。特弁數語於端。非獨爲孫君諸人勸。並望世之懷抱祕授專長者。皆當如孫君諸人之能。不祕其術。而獻諸社會。傳之後世云爾。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山西督軍兼省長伯川閻錫山序

(序二)

古者療疾無內外科之別也。後世醫學淺薄。不能探本窮源。兼通併貫。於是內外科始分。然用藥治病。效緩而害亦緩。用鍼則效否決於俄頃。非有真傳實驗。未敢輕涉此險。此吾國千餘年來。所以精內科者。尙代有其人。而精於外科者。絕不多見焉。誠一大憾事也。夫鍼灸本以濟藥力之不足。故凡藥所不能到之處。而鍼能達之。藥所不能起之病。而鍼能活之。至若痧厥白喉等症。危險要害。呼吸就絕。湯藥萬不及事。此時手到病轉。可以起死而回生者。鍼也。鍼之用神矣哉。然則鍼與藥。誠相濟爲功。灸與鍼尤相倚爲用。而自越人和緩倉公華元化後。絕少傳人。有志濟世者。慊然病之。孫君祥麟鍼灸專家。近與同志趙王一君。互加參證。風雨編摩。共成鍼灸傳真書八卷。屬予一言誌其簡端。予愧不知醫。然以二君瘁精神。苦心力。以求壽世活人。誠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予何敢不成其美。且觀本書所載進鍼退鍼指鍼行鍼諸手法。以及刺痹刺塊刺瘡刺痢刺傷寒刺失音諸要症。知三君於此道。蓋攻苦有年。殆所謂有真傳實驗。能傳越人和緩倉公華元化諸家之法者歟。行見是書出。而家置一編。春回萬病。三君之功德。詎有量哉。爰樂其成。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秋八月晉南鎮守使張培梅序於井門之碧蒲園

## (序二)

吾宗祥麟先生。精針灸術。手握虎符。而身佩金鍼。遇病夫隨手施治。立起沈疴。人咸以神針目之。癸亥春初。以所撰針灸傳真八卷見示。屬予爲序。醫術非所素精。鍼灸尤不解。何以序爲。然予嘗聞之祥麟矣。其言曰。自海禁大開。所謂兵戰商戰工戰學戰諸大端。事事以優勝讓人。而我甘居劣敗。今者東西各國。醫學昌明。一日千里。潮流所至。海內風行。而吾輩醫術。日就淪晦。不知振作。舍己盲從。駸駸乎醫戰又將失敗矣。有識者靡不以國粹淪胥爲懼。以保存絕學爲言。而言者未必知。知者未必真。真者未必傳。傳者未必廣。是仍空言而已。吾國醫學。肇自岐黃。岐黃之書。素問言病理。靈樞言醫理。又稱爲鍼經。古人治病。率先針砭。故俞跗華扁。多不用湯藥而用鍼。誠以凡病未有不痛者。其痛也。以氣血凝滯不通。故必明乎人身十二經穴之所在。五臟六腑脈絡之所通。氣血營衛之周流。表裏虛實寒熱之殊異。而又精練夫進退補瀉循環揉搓撚諸法。因其不通者而通之。凝者散。滯者行。一發通而九竅百脈關節胥通矣。此岐黃之心法。吾國之特長也。奈何言四診者。畏其難而不習。略知粗淺者。又多出於目不識丁之庸賤。賢者放棄而不屑。愚者矜祕而不傳。而德美醫院。今皆研究內經矣。東人岡本愛雄輩。且沾沾以針術自雄矣。吾爲此懼。急起直追。本吾家傳之學。經驗所得。與趙君緝庵。王君郁文。參互攷證。撰輯此書。以公同好。或亦發揮國學之一助乎。祥麟之言如是。昔人詩云。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何其吝也。又

鍼灸傳真

序

云。金針線脚分明在。自繡鴛鴦亦不難。又何私也。如祥麟等此書。可謂菩薩心腸。瀛環公理矣。

民國十二年三月四日山西冀甯道尹孫興甯識

# (序四)

己未夏 兆泰奉

兼座閻公之命。組織中醫改進研究會。同時設立醫學傳習所。招集醫生。延聘中西名醫。於講授醫學各科之外。特注重針灸學。逾年復成立針灸研究討論會。亦以針灸爲吾國最古最精之學說。其效至捷。其用至便。其術又極神妙。然非深明乎人身氣血經絡貫注之理。未可以遽語斯道也。前年中醫開會之時。適孫祥麟團長。自代來省。卽延請孫君蒞會講演。口講指畫。聽者悅服。當時有某醫生向孫君請問某穴。孫君則以手指指其臂上之某穴。按指針法行補瀉。且問之曰覺否。某則應之曰覺。蓋孫君以指指其臂上之穴。而其穴之氣脈。已直達於臂以上。嗚呼。孫君之術精矣。今春。孫君及趙君緝庵王君郁文。以所編針灸傳真見寄。內針灸傳真二卷。內經刺法二卷。名醫刺法二卷。考正穴法二卷。共八卷。根據靈素。旁採羣書。本諸心得。闡發無遺。兆泰於針灸。素未深究。然是書乃亟欲求之以餉吾傳習所諸生者。並願與同會諸君。熟讀而玩索之。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一日山西財政廳長兼中醫改進研究會理事長楊兆泰識

(序五)

昔扁鵲得訣於長桑。倉公受方於元里。古今名醫。何一非藝經口授。學賴心傳。有以精其術而成其名哉。况鍼灸失傳已久。較之開方服藥。尤難問津。故世之貿然懸壺市上者。略識幾穴。卽妄詡神奇。而鍼非其鍼。法非其法。卒致一病莫愈。徒使病者受刺痛之苦。亦何淺也。孫君祥麟。天姿英敏。獨得岐黃真訣。被針而愈者。皆以神針稱。其駐防代縣有年。其全活代人亦無算。王戊春與趙君緝菴。王君郁文。合著針灸傳真書八卷。本利人濟物之心。廣針術妙訣之傳。首授其法於王。繼授其法於趙。王與青爲契友。趙與青爲同學。青知之最切。愈服孫君之傳授得人。而著書餉世。尤見一片婆心也。青軼掌風塵。勞形案牘。自愧學力淺薄。未嘗深究醫理。然與孫君交久。佩服最深。而王趙又非外人。是不可以緘也。因援筆而爲之序。

山西印花處處長雁門高步青識於省垣之南華寄廬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二日



## (序六)

祥麟先生 曦 厚友也。善和陰陽宅。而針術尤神。所謂獨得岐黃真訣。而以金針渡世者也。癸亥夏。曦 因省墓歸里。適值先生與王趙二君。合著針灸傳真書出版。翻閱一過。始知先生針法高妙。悉從內經刺法來也。先生駐防雁門。兵頗整。其同事諸君亦多循循雅飭。有儒者風。故冀北倚爲保障。而我代之僇僇跛聾。被先生全活者。又以千百計。曦相交久而佩服最深。且親見先生用針。無不手到病除者。又非一人。噫。先生之術。可謂神且仁矣。其書可謂詳且明矣。獨是先生與王趙二君總序內。旣云無一訣不傳。無一法敢隱。而開首又論濫傳針灸之罪。似又有所隱矣。曦疑而詰諸先生。先生云。針術是菩薩心腸。道德行爲。此書盡言無隱。無師可以自通。一授非人。則貪淫殺害之禍興矣。吾等爲防患計。願天下傳是術者。不可不擇。又願天下得是術者。不可不慎也。先生之心良苦矣。曦 因援筆而爲之序

民國十二年癸亥夏五月

山西村政處處長雁門子和馮曦識

(序七)

庚申仲冬<sup>學謙</sup>自恒州檄調雁門。得識

陸軍少將團長孫祥麟先生。一見莫逆。相知恨晚。先生秉性軒豁。不存城府。駐防晉北。郊野風清

。今

兼座間公深爲倚重。三關保障。衆望允孚。<sup>學謙</sup>相交四稔。始知先生又精於岐黃也。亥癸春。先生

與趙君緝庵。王君郁文。以所著針灸傳真書八卷見示。並囑爲序。且悉先生針術授自家庭。又兼以數十年學問經驗。有非普通習針灸者。所能望其項背也。此書一出。洛陽紙貴。可謂紹絕學於垂淪。躋斯民於壽域。楊孫諸公。序文已詳言之。至先生針法之妙。手到病除。凡經醫治者。有口皆碑。無煩贅述。而獨有感者。慨念家世耕讀。先人於靈樞素問諸書。深有研究。乃至學謙。醫術竟非所習。矧卅載宦遊。風塵厭倦。老將至矣。不學無文。以視先生克紹家學。昌明醫理。賢不肖相去。奚止霄壤耶。是爲序。

民國十二年癸亥三月念四日山西代縣知事姑臧吉人甫郭學謙謹識

# (序八)

鍼灸傳真者。孫祥麟趙緝庵王郁文三先生之合著書也。書分八卷。卷各數十篇。而繪圖詳說。無不真切有據。所謂發明前人所已發。並發前人所未發者是也。本三人歷年心得經驗之術。而著書立法。提倡鍼灸絕學者。曰鍼灸傳真二卷。援引素問靈樞之精華。而註解詳切。根據岐黃醫理者。曰內經刺法二卷。採擇古代名醫針法。而棄短取長。以爲治病取穴之的者。曰名醫刺法二卷。辨經絡。繪圖形。更正他書錯誤。以求分明清切。最便初學者。曰考正穴法二卷。翻閱一過。直覺是書價值。當在楊繼洲鍼灸大成諸書以上。真針家之奇寶矣。緒與三先生交久。知之最切。而有病求三先生鍼者非一次。且親見三先生用鍼。而能鍼到病除者。又非一人。此緒所以信之真而服其神也。緒因之有感矣。鍼不必論今昔。而靈驗有效者。則鍼法爲得訣。書不必分新舊。而真實有據者。則學說爲可傳。讀三先生之作。如書內所列進鍼法、行鍼法、退鍼法、指鍼法、迎隨法、循法、灸法、鍼小兒法、救滯鍼折鍼法、皆與市醫鍼法不相同。且與鍼灸諸書所載多歧異。緒嘗有疑於此。以背古違衆。詰諸孫先生。先生云。鍼無二術。效者是真。術無二理。真者可傳。醫家賴術謀生。易生妒心。吾之所行者是。則彼之所行者非。市醫必有詆吾等鍼術之背者。然吾等亦不與之深辨也。請同與臨病而分鍼之。則誰效誰不效。可以立辨矣。噫。先生此說。可謂實驗實理。有憑有據矣。同一進鍼。而彼痛此不痛。則此不痛者是真訣矣。同一刺穴。而彼不效此效。則此效者是真訣

鍼灸傳真

序

矣。自詡高妙。鍼病無效者。非鍼術也。鍼灸是實驗學問。豈妄自矜誇。徒恃口辨者。所能善其術也哉。

民國十二年三月下旬山西雁門不菴王緒祖謹序

## （序九）

醫者活人術也。活一人。不如活衆人。活衆人。不如活天下之人。我一人活人。又不如使天下後世醫者。皆能活人。秉彝自學得針灸以來。時抱此活人之念。不敢祕其術而私其所得。故前後傳授針訣。不下十人之多。然不是聚首無幾。舍我別去。亦是事務纏身。無暇著述。爲憾久矣。而無如之何。民國辛酉。秉彝駐防雁門。得與趙緝庵先生交。先生長於文事。兼通岐黃。研究針術。尤見深心。秉彝相見恨晚。未敢以鍼師自居。譬所知以質諸先生。且與先生及王郁文君。商著針灸傳真書八卷。癸亥春。稿脫付梓。秉彝之憾可以釋。而針之術亦以傳。時

民國十二年三月下旬

直隸天津祥麟孫秉彝自序

(序十)

世之學醫者。往往精研方劑。而不悉鍼灸。或專講鍼灸。而不悉方劑。若是者均不得謂爲良醫也。蓋鍼灸方劑。未可偏廢。開氣血之壅滯。通諸邪之閉結者。莫若鍼。存臟腑之陰液。逐腸胃之實邪者。莫若藥。陽氣下陷。升陽驅寒者。莫若灸。治病無定法。在審其病情何如耳。獨是開方服藥。古書紀載極詳。無師可通。惟鍼灸自岐黃真訣失傳後。人各異法。學各異術。楊繼洲鍼灸大成一書。臚列雖多。而學說紛歧。故醫者每病其難焉。辛酉春。禮從祥麟先生駐防雁門。得與趙緝庵先生交。先生精鍼術。亦得自祥麟先生。因與之參互考證。編訂鍼灸傳真書八卷。有疑仍以質諸祥麟先生。經營兩載。稿脫而付之梓。爰誌數語。以序其事之始末焉。

民國十二年二月下旬

直隸天津郁文王秉禮自序

## (序十一)

山西騎兵團團長孫公秉彝。字祥麟。直隸天津人也。駐代有年。兵頗整。代人愛戴。已誌豐碑矣。公性坦率。嗜讀。陰符地理諸書。夙所究心。而於針灸一道尤精。其醫人也無畛域。凡有求於門者。無不針到病除。數年以來。全活代人無算。早欲著爲成書。廣爲流傳。值此戎馬倥傯。終未脫稿。適有趙君緝菴。王君郁文。素精岐黃。針法多所領略。與公數相過從。精爲研究。本內經之理想。參針灸之祕奧。舉認病辨穴諸法。及進針前之按摩。進針後之手法。一切迎隨補瀉諸要訣。詳細紀載。別立專書。不特發前人所已發。並發前所未發。且使人手此一編。無不瞭如指掌。其功豈淺鮮哉。慨自世風不古。凡有一技之長者。莫不藉是以鳴高。祕密而不傳。或傳之而不盡所長。或盡傳而僅及子孫。惟公等此書救世心殷。公諸同好。推其意不躋斯民於仁壽之域而不止。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豈僅有功當世而已哉。是爲序。時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雁門龐輔華識於省立第三女師校

## (序十二)

醫道難。醫之針灸尤難。辨症施藥。皆有方書可查。故不必口授祕傳。皆可以披覽而得其概。惟針灸語淺而意深。法簡而難通。知其法。而不識其穴。無用也。識其穴。而不得其法。猶無用也。故雖以敏捷之才。專久之學。往往有精於方劑。而不悉針灸。或用針用灸。而大違聖意。若是者。無人傳授故也。若是者。無真傳授故也。針灸創於岐黃。而當時得其真解者。岐黃而外。不過鬼臾區少師雷公數人而已。數人以下。概昧真訣。故其道爲難。其術亦罕傳。以聖人病難罕傳之術。而欲使後世庸人。披書覽圖。盡悉其奧妙。無是理焉。故針灸賴有傳授。尤賴有真傳授。得真傳授。則學日進而術日精矣。熙學醫廿餘年。惟針灸未得真訣。嗣就學於祥麟孫先生。討論年餘。始得要領。而辨病立方。亦與針學並進。然後知前之所學者誤也。然後知前之誤。是因泥閱針灸大成一書。書之所載多異說。故學之所究多疑義也。辛酉夏。得與王君郁文交。公餘之暇。輒相過從。用針取穴。多經指示。怪問所學。則云曾授傳於孫祥麟先生。與熙適同師也。竊怪先生孫置身行間十數年。何以獨知針。嗣從先生學久。乃知先生家學淵源。又得異人傳授。故洞悉針灸之要義。而特擅其長也。先生嘗謂針灸大成一書。是摭拾諸書諸家之說。而集成編。人各異法。法各異術。故學者窮年累力。苦難搜尋。最好是棄短取長。擇優而存。凡手法指法進退迎隨諸要訣。繪圖詳說。另爲解釋。則



法有一定。針無二術。學者知所從事矣。去歲迄今。先生有暇。熙亦無事。因與王君郁文共相研究。著成針灸傳真書八卷。是否可觀。願就有識者就正焉。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十日山西雁門趙熙自序

# (序十三)

慨自世風不古。凡有一技之長者。無不祕其術而靳不肯傳。故每事讓人獨步。而國學精粹。遂致愈趨愈下也。我國針灸。自岐黃發明傳授後。迄今已四千餘年之久。而愈傳愈少。愈講愈昧。活人大法。幾成一蹶不振之勢。此愚等之所深痛者也。夫傳授不真。則鍼治莫效。無怪乎鍼術之未能昌明也。愚等學淺術疏。本不足以喻高深。然仰副

兼座間公設立中醫研究討論諸會之雅意。合著鍼灸傳真書八卷。書內所列進鍼法、行鍼法、退鍼法、指鍼法、循按法、鍼後行灸法、鍼小兒法、救滯鍼折鍼法、傷寒雜病鍼法、無不本歷年心得經驗之能力。採集岐黃靈樞素問之精華。參互考證。分門別類。繪圖詳說。發揮所知。且又更正舊書穴法圖形。務求明白真確。無一術敢隱。即無一訣不傳。是否可觀。願與業斯道者商訂是非焉。

山西陸軍騎兵第二團團長天津祥麟孫秉彝

山西省立第三女師範學校教員清拔貢代縣緝菴趙熙 合序

山西陸軍騎兵團本部軍醫官天津郁文王秉禮

中華十民國二年歲次癸亥三月二日

## 鍼灸傳真凡例

一是書以內經爲標準。故凡素問靈樞諸篇。所言刺法。無不擇要臚列。以冠書首。並於句法難解處。皆略爲註釋。以免誤入歧途之弊。

一是爲書淺人說法。祇求明白。不尙詞藻。故爲文不厭淺俗。以便有目共賞。

一是書議論。多由心得。非同紙上空談。故凡發明處。概係實驗實理。有憑有據。不得以杜撰目之。

一是書專講針灸。不講方劑。故於取穴補瀉諸手法。一論再論。而醫方藥料。概未序及。

一針灸大成。係採拾前人著作。羅集成書。故學者往往執泥多疑。莫知所從。此書棄短取長。酌準要義。且又獨樹一幟。如進針。退針。指針。行針。諸手法。尤爲後世醫家所未道。從而學之。自有進步。

一針灸諸書。所繪人身經絡圖形。概多錯誤。學者因錯就錯。取穴未能真確。此書悉本內經分寸。又加以三人歷年經驗。於舊書錯誤處。皆一一爲之更正。而圖式亦較諸書爲分明。

一是書務求詳明。不厭重複。故前後諸篇。類多一說再說之句。然針灸係實驗學問。與作文不同。間有冗詞冗句。概未刪除。

一按摩指針。爲針家必用之術。本書雖有循切指針諸手法。而辭意簡略。法數完全。一俟另篇成。

鍼灸傳真

凡例

本·再爲續刊·

一是書編訂年餘·爲時太促·同人輩又急欲出版·故多差誤遺失之弊·一俟再版三版·卽行補續更正·以求完全·

# 鍼灸傳真卷一目錄

論濫傳鍼灸之罪

辨症

辨經認穴

指鍼

指鍼亦分淺深

切法

進鍼姿勢

論左手食指中指按穴及大指必抵右手心之理

進鍼手勢圖

進鍼法

進鍼法

一 循進鍼後之補瀉法

三 瀉法

四 補法

五 注鍼法

七 退鍼法

七 製鍼法

八 修鍼法

八 藏鍼法

九 審鍼法

十 換鍼法

十 換鍼法

十一

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九

二十

目錄

消 鍼 毒

二十 關市醫行鍼之謬 三十

製 消毒水法

一一 鍼後行灸法 三一

製 艾

一二 救 滯 鍼 法 三二

裝 艾

一三 救 折 鍼 法 三三

搓 艾 炷

一四 論同病同穴同鍼法而有無效驗或遲速之分 三五

艾 炷 大 小

一五 關他書男女陰陽補瀉不同說 三六

燃 艾

邪氣穀氣之區別

從衛取氣從營置氣解

論進鍼後施行手法病者形狀不同

重病宜多鍼灸

補瀉左右迎隨論

補瀉九六次數論

二九

二八

二六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四

二三

二三

一二

一二

一一



默齋先生

# 鍼灸傳真卷二目錄

五臟合五行各按時日生尅以行補瀉  
氣血於四時節氣及日月天光之關系  
用鍼要識營氣流注法  
六經氣血多少不同  
鍼病宜識標本先後法  
論毫鍼利益  
問毫鍼細如毛髮何以能瀉實補虛  
論神應經補瀉法  
論鍼灸編成詩歌多乖聖意  
問鍼藥並進有無妨碍  
治神

一	血氣補瀉論	十六
四	刺傷寒	十七
六	刺癰疹傷寒	二十一
七	刺痺	二十三
八	刺水腫	二十六
九	刺痢疾	三一
十	刺塊	三五
十一	灸塊	三八
十二	刺瘡	三九
十三	灸瘡	四一
十四	刺小兒(附灸法)	四一

目錄

刺咽喉有真寒假熱之辨	刺咽	刺耳	刺跌打損傷法	刺鼻淵	刺牙痛法	欬刺法

五五	五三	五十	四九	四八	四五	四三
----	----	----	----	----	----	----





# 鍼灸傳真卷一

## 論濫傳鍼灸之罪

王孫趙  
郁祥輯  
文麟菴  
合編

鍼灸活人術也。亦卽害人術也。仁人義士得之則活人。不是仁人義士得之則害人。故惟仁人義士可以行鍼灸。亦惟遇仁人義士可以傳鍼灸。天下仁人義士少。以仁人義士得鍼訣。而又遇仁人義士傳鍼訣者更少。此鍼訣所以罕傳。而四千年之活人大法。幾成絕學也。內經曰。歆血而受。不敢妄泄。藏之金匱。不敢復出。又曰。此先師之所祕也。得而洩之。天將厭之。聖人慮之。天札。旣創爲鍼灸醫治之術。而又靳不肯傳者。是知鍼灸可以活人。又可以害人也。以活人者害人。非惟有乖。咸登斯民壽域之意。而傳以害人之術。成此害人之技。是害人之罪。不獨在害人者。而又在使之害人者。內經官能篇曰。各得其人。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蓋鍼本活人之術。不精通其術者。不能活人。能精通其術。而以此活人者。又能以此害人。例如刺面而中溜脈。能使人盲。刺舌而血不止。能使人瘡。刺脊骨而中髓。能使人僵。刺膝臙而出液。能使人跛。且不止此也。刺背俞而中臟。其死不過數日。刺頭上而中腦。其死可以立待。種種刺禁。不勝枚舉。

。使貪鄙者得此訣。必將挾是以圖財。使殘忍者得此訣。必將藉是以報復。使奸淫好色者得此訣。又必假是爲苟合之媒。誘淫之具。知禁鍼之要害。而報仇雪恨。刺殺無傷。知墮胎之方法。而奸夫淫婦。色膽愈壯。非人而得鍼訣。未有不暗施其謀害奸淫之術者。蓋捫循推指。指着肌膚。是鍼家必用之法。雖少婦幼女。有不能遠避者。見色動心。最易調狎。非惟病家不能禁。而循經指穴。又淫情之所易起也。故吾謂持鍼要有菩薩意。慧眼婆心。救苦救難。佛手一到。指下生春。有不計其人之貴賤貧富者。行鍼要有憂父母心。父母惟其疾之。扶持保護。按摩勿釋。祇求除痛遠邪。有不知其人之老少美惡者。岐伯曰。心無外慕。如待貴人。又鍼經曰。手如握虎。勢若擒龍。卽此意也。後醫慮人心之外馳也。尋穴用鍼。先令醫者默誦行鍼咒一遍。以戒邪心。其慮非不遠也。然與其戒之於行鍼之日。曷若謹之於傳鍼之始。傳果正人。取友必端。岐伯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所謂得其人者。卽指仁人義士言也。所謂非其人者。卽指貪鄙殘忍奸淫之人言也。傳以非人。則成淫人殺人之術。傳鍼而至淫人殺人。其罪不在淫人殺人者。而在教之淫人殺人者。我不與以淫人殺人之具。則彼雖有淫人殺人之心。而無淫人殺人之術。虎不添翼。安能飛噬。故曰。親如父子。貴至王侯。非其人不可傳也。疏如秦越。賤至寒賤。得其人卽可言也。可傳而不傳。是爲失教。不

可傳而傳。是爲逆天。謹之慎之。寶之貴之。不濫傳而又不私其訣者。乃爲不背聖意也。學鍼灸者。盍戒諸

溜脈 溜與流同。謂與目流通之脈也。

舌下 係任脈經之廉泉穴。刺之血出不止。則瘖。

脊骨 脊間爲督脈經穴所在之地。藏髓之所。誤中其髓。則爲偃。

膝臄 臄。膝蓋骨也。膝爲筋之會。刺而出血。則傷筋而屈伸不利矣。

背俞 五臟系所在。傷心則一日死。傷肺則三日死。傷肝則五日死。傷腎則六日死。傷

脾則十日死。

頭腦 腦戶。係督脈經穴。在枕骨上。通腦髓。誤中腦髓。立斃。

## 辨症

針灸難。認病尤難。未習針灸。先習認病。欲認病。先讀岐黃仲景等書。未有不讀岐黃仲景等書。而見病能辨寒熱虛實者。亦未有不辨寒熱虛實。而施針施灸。能收效驗者。夫六氣之感人也不一。有在三陽者。有在三陰者。又有陰陽兼病者。在三陽。則針三陽。在三陰。則針三陰。陰陽兼病。

則陰陽兼針。然同一陰陽病。而有在手在足之分。同一手足病。而有在經在絡之異。同一手足陰陽經絡病。而又有虛實淺深之別。病情各異。則施治多殊。針有不效者。辨病未確也。辨病不確。則針灸妄用。而補瀉且有害。如弈棋然。一子失着。全局皆輸。針不效而謂古法不靈者。古人不認其咎也。故精於方劑。而不悉針灸者。不成爲良醫。徒學針灸。而不讀他書者。猶不得謂爲上工。針灸創於岐黃。而望聞問切之理。無不散見於素問靈樞諸篇中。其他闡內經之微旨。詳六經之證治者。莫如漢之仲景。傷寒金匱。雖詳於湯液。略於針灸。而辨症立方。知藥石之所治者。則知針灸之所施。不讀是書者。不可與言針灸。

## 辨經認穴

昔人謂針一穴而必取五穴。治一經而先辨三經。蓋恐其認穴不真。則針灸錯用。經絡不清。則陰陽倒治。其實不必泥此。人身寸寸是穴。前後左右。取二三次。則可比較真切。陽經穴眼。多在骨側陷處。按之痠麻爲真。陰經穴眼。按之多有動脈應手。初學針法。固不得不多取幾穴。以防錯誤。然用針熟者。伸手使得。在背則數脊。在腹則量臍。在頭面髮際。則於骨縫有隙處求之。在手足四肢。則於筋骨側陷中取之。針過一次。則成熟眼。分寸不失。自無差誤。至陰陽經絡。各有交會

起落。太陽行身之背。少陽行身之側。陽明行身之前。直臍而上者爲任脈。俠臍兩旁。各開一寸而  
上者。爲足少陰腎脈。又爲衝脈。衝脈並於腎脈。衝脈無穴。針腎脈。卽是針衝脈。俠臍兩旁。各開  
二寸。由上而下者。爲足陽明胃脈。臍上一寸。又各旁開六寸者。爲脾募章門穴。乳際下。直量四  
寸至近腹處第二肋間者。爲肝募期門穴。肝脈環陰器。抵小腹。俠胃貫膈。布脅肋。而上循喉嚨之  
後。督脈直脊而行。俠脊兩旁。各開寸半。爲太陽經穴。俠脊兩旁。各開三寸。亦爲太陽經穴。此陰  
陽經絡之在腹背者也。其在手。則陽經由手指外側。循手背而行至頭面。陰經由足內側而上行入  
腹。陰升陽降。手足皆同。無論初學久學。必須先辨經認穴。經絡分明。則取穴自無差謬。否則臨  
症時始學辨經。用鍼時始學取穴。遲矣。亦多錯矣。

## 指

## 鍼

世之用鍼者。皆知某病鍼某穴。某穴治某病。審病既確。則先取穴。取穴既正。則急下鍼。豈知未  
鍼前之手法不完全。則氣道難通。收效亦較遲。一遇多年積聚。經絡閉塞。僅恃鍼頭補瀉。恐不足  
以通氣血而交經脈。故指鍼尙焉。指鍼無殊於金鍼。金鍼補瀉。不外上下迎隨。指鍼補瀉。亦不外  
上下迎隨。金鍼之進退補瀉法。則爲指鍼之進退補瀉法。不過金鍼之刺入也深。指鍼之按下也淺

深者收效速。淺者見功緩。按摩之說。見於內經。而其法不傳。然不傳者法。而可據者理。人身上下。所有者陰陽經絡耳。陰經氣由下而至上。陽經氣由上而至下。鍼芒有向上向下之分。指頭亦有向上向下之別。鍼頭有左右搓轉之殊。指頭亦有左右推搦之異。行鍼有提插搗曰之法。用指亦有起落緊慢之勢。知用鍼之訣者。卽知用指之訣焉。譬如一人得肺實病。按法當瀉尺澤。尺澤是肺之合穴。在肘中約紋上兩筋間。動脈應手。是經爲手太陰。由胸而走手。鍼是穴者。進鍼後鍼頭向內搓轉。使氣由手而走胸。爲迎爲瀉。然必須於未進鍼以前。用大指頭。或食指頭。切定是穴。指頭向內按推。如瀉鍼之行六陰數。一起一落。一緊一鬆。頻頻推搦。使氣由外達內。其他如是經所屬之列缺穴。經渠穴。太淵穴。魚際穴。少商穴。亦照推瀉尺澤穴之手法。皆略爲推按。以和其氣。如是。則是經氣血。流通活動。未鍼而脈道通。鍼進而迎奪易。非惟除邪退實。可以補助鍼功。而循經按穴。是亦注痛之妙法也。邪氣結者。往往有鍼進落穴後。推不動而轉不移者。率又按摩不到。而閉塞甚也。指法備者。必少是弊。嘗針一牙痛症。審係陽明火盛。擬瀉頰車。因令病者側臥床上。先施指鍼法。用兩大指頭。切病者兩頰車穴。向上推搦。初切推時。病者則言麻悶減痛。推到十餘數。病者又言牙不痛而耳前覺痛。推到六七十數。病者又言耳前痛減。且覺一股痛氣。似又兩耳上外出。牙間

毫無所苦。是未針而病已退矣。指針之功效孰大焉。

## 指鍼亦分淺深

以針刺穴。有淺深之別。以指代針。亦有淺深之異。指頭按穴之淺深。以金針刺穴之淺深爲標準。以金針刺穴應淺者。如二分三分。用指者亦輕按其穴而推指之。金針刺穴應深者。如七分一寸。用指者亦重按其穴而陷下之。手法不一。只求血氣流通。針之所刺者搓轉搗曰。一時僅及一穴。指則一手能按數穴。兩手皆可並舉。且病邪深者。各經要穴。皆可按法推指。以和其氣。其功效真大焉。

## 切法

取穴既正。指針已行。似可以下針矣。然非切而散之。爪而下之。則氣血之近穴邊者。無由宣散。難免有刺衛傷營。刺營傷衛之害。况切之不到。則進針多滯。爪之不深。則針下多痛。指針以行其遠氣。爪切以宣其近氣。故必於指法實行後。用大指或食指切定其穴。搖而下之。四面推開。穴既深陷。則氣散而針易進。是注痛法也。亦不傷營衛之道也。

## 進鍼姿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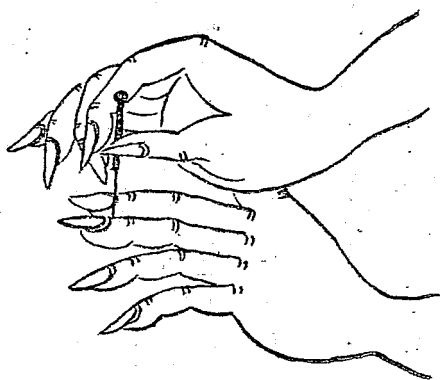
穴既爪下。則用右手持鍼柄。將鍼鋒對照所爪下之深陷處而直插之。絲毫莫差。即用左手食指中指。重按穴邊。兩指中間。緊夾鍼頭。再以左手大指。抵住右手手心。以右手之大指食指。搓轉鍼柄。一左一右。徐徐納入。兩手互相爲用。勿稍鬆懈。全副精神。集注兩手。兩目注視鍼形。又不時審察病者氣色。兩耳靜聽病者呼吸。以爲手法輕重緊慢之用。病者顏色突變。或口唇略動。即是手重覺痛。就將鍼頭稍爲提空豆許。緩緩再進。或再施按摩手法。宣散其氣。自無疼痛之患。至病者呼吸。尤關緊要。呼則氣出。吸則氣入。呼則急進而手法較重。吸則緩進而手法較輕。隨呼吸爲輕重。非惟可以注痛。而亦爲易於進穴計焉。

## 論左手食指中指按穴及大指必抵右手心之理

左手食中指所以重按穴邊者。非惟兩指夾鍼。鍼可直進。不至旁刺斜插。有傷骨肉。且按之重緊。亦能注痛。余等常鍼病者各穴。進鍼時左手兩指按穴略鬆。病者言痛。嗣仍重按其穴。則痛自減。可見兩指緊按穴邊者。能令氣血開散。非僅爲護鍼計也。至左手大指。所以必抵右手手心者。



(圖 勢 手 針 進)



蓄恐病者妄動。或因痛伸屈。致鍼損壞。而生意外危險。且更可慮者。鍼之淺深。各有分寸。左大指抵右手心。則兩手互用。病者動而手不動。鍼被堅持。可免多少危險。否則兩手離開。未能牢持互用。一任病者之移動。如鍼百會。深不過三分。若任病者頭頂上伸。則鍼深入腦矣。命安得

保。又如鍼天突穴。必令病者仰坐。針頭直下。防傷食管氣管。若任病者上下移動。則鍼及食管氣管矣。禍又不測。故進針時左手二指之作用。較右手二指撚鍼之作用。尤爲緊要。古人云。知爲鍼者信其左。不知爲針者信其右。卽此義也。

## 進鍼法

昔人進鍼。多遵針灸大成諸家之法。凡進鍼時。先令病者咳嗽一聲。隨嗽進鍼。插入天部。然後徐徐搓進。或再令病者咳嗽。納入人部。此普通法也。余謂拙矣。亦令病者痛矣。無怪乎病者之畏針也。夫一嗽插入天部。針非粗不可。又非粗而有鋒者不可。若用毫鍼。則屈而折矣。何能使用。鍼粗則必痛。一進而插入數分。痛之必甚。况人身穴眼。有大有小。小之僅容豆許。如頭之上星百會等穴是。狹之僅留爪隙。如面之頰車客主人等穴是。其他有在兩筋間者。有在骨縫間者。在筋者無傷筋。在骨者無傷骨。一進插入天部。能保無旁刺斜插。傷骨傷筋之害乎。一刺未中穴眼。將隨其誤入而終刺乎。亦出針再刺乎。隨其誤則傷身無效。出鍼再刺。則一痛再痛。病人太苦。噫。針灸大成諸家進鍼之法。除內難兩經針法失傳外。未有高妙可取者。無怪學是術者。日流於卑。而

爲病家所懼也。夫九針雖各有所用。而除出血針治瘡針外。諸針皆宜取細。况毫針能針三百六十五穴。通經接氣。除邪補正。未有便於毫針者。雖刺大人針宜細。刺布衣針宜粗。刺腹上各穴針宜粗。刺手足各穴針宜細。古人有此分別。然其實不必執泥。針細有數便。易於進穴。一也。病者不覺痛苦。二也。不至有傷穴旁好肉。三也。進針時照上所列姿勢持針。緩緩搓進。一右一左。平補平瀉。靜聽病者呼吸。以爲輕重緩急之用。呼則手法較重而緊。吸則手法較輕而緩。隨呼進針。與隨嗽進針同一理。不過彼急而此緩。彼猛進而此搓入。猛進者多痛。搓入者無苦耳。人身有八萬四千毛孔。穴眼雖容豆許。而毛孔甚多。平補平瀉進針法。是隨毛孔納入。孔雖小而針亦細。徐徐搓轉。撐孔漸下。既不覺痛。又可免傷骨肉。左轉重而覺痛。則變爲右重。右轉重而覺痛。則變爲左重。一左一右。權操兩手。故被針者針過一次。還求再針。非若市醫之拙。病者非不得已。未肯求針也。余等嘗以此法針小兒。乘其睡熟。暗爲進鍼。徐徐而入。徐徐而出。手法施盡。兒猶未醒。似此妙法。豈隨嗽進鍼者所能及哉。

## 循法

進針落穴後。欲行補瀉。先求氣至。昔人云。針下如魚吞鉤者。卽氣至之謂也。氣不至而遽行補瀉。終歸無功。然閉滯日久。氣難自至。非用手法循按。則氣不至而至亦遲。故運氣催氣。昔人都有循法之說。然僅言循其經絡上下。而未道及如何用手。如何起落。學者多所誤會。且又僅言瀉氣時。必用手指於穴邊四面上下循按。而未說出補鍼循法。於義缺然。夫循其經絡上下。以爲運氣催之助。是也。而陰陽之氣道不同。補瀉之內外各別。瀉法用循。補法亦用循。在識其順逆迎隨耳。必也於進針後。仍以左手二指夾針。右手循按所鍼之經。或指令他人循按。如鍼手三陽而用瀉法。按氣道手三陽由手至頭。瀉則令氣由頭走手而外出。故必先以手指循按所鍼之經。從頭向手推按。漸漸按至所鍼穴邊而停手。則氣易至而經易通。如鍼手三陰亦然。不過手三陰從胸至手。循按之內外不同耳。補法用循。亦如瀉法。如補足三陽。按氣道足三陽從頭走足。補則順其氣道。仍使由頭而至足。亦必先以手指循按所鍼之經。或指令他人循按。從上至下。漸漸推至所鍼穴邊而停手。則氣易足而經易實。如針足三陰亦然。不過足三陰從足至腹。循按之上下有異耳。總之循按手法。無非爲和動氣血而設。瀉法用此。則邪易退。補法用此。則正易足。余等當針肩臂疼痛症。審係風邪侵入陽明。應瀉曲池。進鍼後針下氣鬆。初不得氣。於是用左手二指夾針。以右手

從項上肩。上着力循按。略按少時。針下氣緊。瀉少時而氣又鬆。臂痛如故。又用手指循按。氣又緊。乘其緊而又瀉。瀉少時而又鬆。按之又緊。如是者五六次。而氣真鬆矣。再用手指循按。氣亦不緊。而臂痛亦大減。可見風邪閉塞已久。非藉手法循按氣不至。非屢循屢瀉邪不盡。通關過節。飛經走氣之理。又在此矣。豈但針頭補瀉而已哉。

## 進針後之補瀉法

進鍼落穴後。淺深已準。鍼下氣緊。似宜直行補瀉矣。然病情不同。補瀉之先後亦異。有始終宜補者。有始終宜瀉者。有宜先補後瀉者。有宜先瀉後補者。有補宜多而瀉宜少者。有瀉宜多而補宜少者。有補瀉均平。而不可或多或少者。法無一定。以病者之虛實寒熱爲標準。古人龍虎龜鳳八法。皆補瀉法也。在鍼家善爲變通耳。

## 瀉法

瀉針之手法不一。或將此經邪氣。輪轉他經。用鍼頭搓轉。不住連行六陰數。是也。或用緊提慢按法。從地部提鍼至人部。從人部提針至天部。使邪氣由下至上。自內達外。卽從營置氣之義是也。

或用進圓退方法。插鍼時徐徐直進。勿稍偏移。提針時搖動急起。將針孔四旁撐大。使邪氣隨鍼孔洩出是也。或用白虎搖頭法。以兩指扶起針尾。將肉內針頭搖轉。如下水船中之櫓。振動六數。欲氣前行。按之在後。欲氣後行。按之在前是也。或用出多入少法。從地部提人部。從人部提天部。緊提數手。慢插一手。出針快。進針緩。使病邪由下達上。卽一進三退之說是也。法雖不一。總不外除邪散結。解鬱開閉諸意耳。醫者果能精通其義。行針時。又搖。又顫。又能搓轉。又使提插。將諸法鎔化一手。謂邪有不退者。吾不信也。

## 補法

補法亦多端。進鍼得氣後。順經搓轉。使氣由彼達此。虛者填實是也。或進鍼時由淺及深。慢慢提緊按。使正氣由天部入人部。由人部入地部。慢提。則氣不至隨針外出。緊按。則氣正可隨針內入是也。或用青龍擺尾法。以兩指扳倒鍼頭。令朝病所。如扶船舵。執之不轉。一左一右。慢慢撥動九數。使氣直達病所是也。或用通法。以兩指扳倒鍼頭。先令病人吸氣五口。使氣上行。陽回陰退。名爲進氣法。卽燒山火法是也。或用入多出少法。扳倒鍼頭。三進一退。向左攢剔一下。又向右攢剔一下。自左而右。如入土之象。名爲蒼龜探穴是也。補法雖殊。總不外進氣益氣。扶正益虛之意。

耳。惟深通其義者。乃能不泥法而悉合機宜。知瀉針慢按緊提。使氣由內達外。則知補針之慢提緊按。使氣由外入內之理矣。知瀉針搖大針孔。不閉針孔。使邪由孔洩出。則知補針之直出直入。針後急閉針孔之理矣。知瀉針之一進三退。出多人少之理。則知補針之三進一退。入多出少之理矣。知瀉針是逆其氣而轉鍼。則知補鍼是順其氣而轉鍼之理矣。補瀉適成反比例。知瀉爲洩邪。即知補爲益正。在醫者識其經絡之順逆。善用其左右迎隨耳。

## 注 痛 法

市醫鍼病。往往於進鍼行針退鍼時。使病者大覺痛苦。故病者非病甚不得已。未肯求醫鍼刺。甚或有病雖危急。而終不敢應鍼者。畏痛故也。夫刺而大痛。不成爲針家。刺而微痛者。亦不成爲高妙。能知致痛之因。即知注痛之方。注痛之方法不一。有未進針時之注痛法。有進針時之注痛法。有進針後施行手數之注痛法。有退針時徐徐出針之注痛法。未進針時之注痛法。如前篇所論循切指針按摩等術。預使氣血開散流通。不至滯針是也。進針時之注痛法。則左右搓轉。用平補平瀉手法。徐徐搓入是也。進針後之注痛法。則循按所針經絡前後左右。不住推切。使邪氣

不至纏裹針頭是也。退針時之注痛法。則仍用平補平瀉手法。徐徐提起搓出是也。進針後手數頗多。病者疼痛。瀉鍼甚於補針。邪盛故也。然痛雖甚。醫者不能因其言痛而遽行出針。故於病者言痛時。醫者必細加審察。審係手法快而痛。則略爲較緩。審係手法重而痛。則略爲較輕。以指切其穴邊四旁。令邪氣稍爲退開。一法也。病者言痛。令其吸氣一口。再爲轉針。二法也。先慢而輕施。使邪氣稍減。再快而重施。三法也。緊甚礙鍼不行者。於所鍼是經下邊各穴。再進一針。先爲行瀉。氣稍退而再行原針。四法也。痛之太甚。有徧施諸法不效者。必另有他故。改日再鍼。尤爲醫者當注意。余等嘗針婦人腹痛症。擬針氣海。指法切法施盡。進鍼時痛不可忍。按法救濟。始終無效。除腹痛外。又無他疾。不得已出鍼。問其家事。據言於今朝未針前。與八九歲小兒生氣。小兒畏責逃跑。被犬逐咬。幾被咬傷。至此時猶覺心驚肉跳。他無所因。余等恍然頓悟。內經云。驚則氣亂。怒則氣上。勿刺大驚。勿刺大怒。岐黃早有明訓。是婦氣亂且上。無怪乎進鍼痛甚。諸術徒施也。翌日又針。如法任施。針到病除矣。讀內經者。豈可忽乎。

退鍼法



手法施盡。鍼下氣鬆。則宜出鍼。仍以左手中指食指。緊按穴邊。以右手大指食指持鍼柄。左右搓轉。用平補平瀉法。緩緩提針。就起就轉。漸漸搓出。務使病者不覺痛苦而後已。病人邪盛者。往往針頭爲邪氣纏繞。致針撓屈。或因病人手足伸屈。將針彎屈不直者。起針時最爲艱難。驟然提伸。必致將穴邊好肉帶起。痛而難出。又有折針之患。故必以醫者兩眼。注視針上。漸起漸爲觀察。審度針腰何處彎屈。則將鍼用右手兩指扳倒。就屈處臥針彎轉而出。是鍼不痛而又無折斷之患。此針家之所急當留意者也。至針在穴內。彎屈與否。非惟起鍼時滯針帶肉。可以察知。卽未起鍼時。搓轉行法。已覺針力被滯。且搓轉針柄。針有屈處。病人又時言痛。故針一被屈。輕者尙可施法。重者礙難盡數。甚或針太彎屈。不便搓轉。先將屈針取出。再爲換針重刺。在醫者審別輕重耳。活法也。亦權法也。

## 製

## 鍼

針以鐵製者。粗而且脆。又易生銹染毒。針灸大成雖有用藥煮針之法。究竟多不適用。故用鍼者。除用馬啣鐵製造三稜鍼外。莫若易之以金銀。然盡用金造。絲輒而不便搓轉。最好以純金七八成。

銀二三成仿造之。至大小組細。及每樣應用若干枚。以毫針爲最多數。故凡以針行醫者。必先製毫針十數枚。毫針分兩樣製造。一樣長一寸六分。如內經所言形式。一長一寸二分。以備刺穴淺三二分者用之。其他較毫針形粗。亦較毫針形長者。各四五枚。有宜長七寸者。以爲針治深邪遠痹之用。至取膿刺瘡。自有西國外科針刀。不必仿造。毫針所以必須多造者。因用時最多。又易損壞。且針一病。有同時下數鍼者。有針折而不適用者。有用一針鍼一穴。再鍼他穴。不得不再換一針者。甚或下鍼後搓轉不動。不得不取是經附近各穴先針。以鬆其氣者。種種用法。不一而足。故毫鍼非足十枚之數。不足於用也。三稜針用以出血。價廉易購。又易仿造。組細各製數枚則足矣。長針用時較少。亦製二三枚則足用。惟刺腹鍼用時最多。又易折斷。故製此鍼式。可較毫鍼稍粗。長短亦分兩種。一種長一寸六分。一種長二寸或三寸各數枚。以備刺塊邪使用。

## 修針

針既製成。似可取用。然製針先要拔絲。工匠手藝。不盡巧妙。故所拔鍼絲。有扁圓不一者。有上下組細不均者。若非醫者再爲修理。則多不適於用。故鍼製成後。必細加審察。有不完善者。先將

針絲在火酒上燒熱。用極平極細的好磨石。放置平處。上用極薄極平之細磨石。或小刀。就石上搓磨。審係上扁上粗者。就上段多搓之。下扁下粗者。就下段多搓之。務使上下均勻。始爲無病。至鍼尖尤宜修理。針初製成。未有針尖。用以刺穴。最難進針。故又必就石上搓磨鍼尖。先將鍼尖磨細。再將針頭磨禿。蓄針尖不細。則進針不易。鍼頭不禿。則內多刺痛。而有傷。是以每修一鍼。必加搓磨之功。搓磨後。用淨紙細黃土。或木炭灰擦明。卽取自己足三里穴而試針之。針無病而出入無滯。始爲好鍼矣。

## 藏

## 鍼

針旣修理完全。必製極好藏置之器。以防損壞。市醫藏針。多有用革囊或布囊者。取其易於攜帶。又有用竹管木筩者。皆非藏針之器。針細最易彎屈損壞。又不得不隨身攜帶。以備不測。故莫如取細玻璃管數枚。一頭封固。一頭用軟木塞或橡皮塞塞緊。將針放置管內。鍼頭向上。鍼柄向下。以防鍼尖被磨而太禿。如鍼尖向下。管底可置淨棉花少許。總以不磨尖爲合法。

## 審 針

鍼雖貯藏玻璃管內。不易損折。然臨症用鍼時。猶必再爲審察。以防不虞。蓋針一有病。輕則礙手致痛。重則折斷危險。故必細加審擇。有垢則擦。有毒則消。有彎屈不直者。則搓磨而使之直。鍼果無病。自少損折礙手之慮。

## 換針

醫者針過一穴。再針他穴時。則宜另換一針選用。不可仍使原針。致生危險。蓋行鍼時久。不住搓轉。針柄針腰。多有彎屈不直之處。卽修理圓直。而費時費力。病者聽候不耐。醫者氣衰心疲。再鍼時必多精神不振。况針被病邪沾染。一時未能將毒消盡。以此傳彼。毒還歸內。進針則多滯。出入又不便。甚或針被毒化。易於損壞折斷。稍一遷就。諸多不利。何借選擇一針之勞。致生妨礙不測之禍。故醫者行針時。必先選擇精針數枚。以備不愈再針之用。若僅恃一針以行刺。則患害生矣。

## 消鍼毒

針含毒垢。其因不一。有受空氣感化而成者。有受病邪傳染而成者。受空氣感化而成者。如鐵久

生銹。其毒較輕。受病邪傳染而成者。其毒甚重。亦甚多。如牛痘點漿。着體即發。疥瘡有汁。染之成病。其他如黃水瘡。楊梅瘡。及一切腐化含毒之病。無論是氣化。是血化。皆爲至易傳染之毒。故針一入內。針上多含毒垢。用時稍爲失檢。其害不一。以彼人之毒邪。傳送此人身上。一害也。針有毒垢。則鍼滯。礙於出入搓轉。二害也。鍼上原有毒垢。進穴後又受病邪腐化。致鍼損折。三害也。故用鍼者無論未鍼前起針後。審係鍼果不淨。將針插入硼酸水或石炭酸水瓶內。略爲搖轉。使針毒消化水內。取出擦明。則無毒垢矣。

## 製消毒水法

消毒水有二種。一爲硼酸水。一爲石炭酸水。二水皆有化腐消毒之功用。硼酸水之製法。則取硼酸質若干分。與淨水配合。水較質多五十倍至百倍。秤準後。用化學試驗玻璃管盛質及水。在酒燈上溶化之。石炭酸水之製法。則取石炭酸質若干分。與淨水配合。水質較多二十倍至五十倍。秤準後。亦用化學試驗玻璃管盛質及水。在酒燈上溶化之。二水製成後。各用小玻璃瓶裝置。以軟木塞緊其口。用時再開。淨水用氣化水更好。如無氣化水。則用尋常人飲之水也可。硼酸水有

以百倍之水配成者。石炭酸水有以五十倍之水配成者。皆質少太淡。用化鍼毒。似嫌力弱。故礪酸水宜用水分多五十倍者。石炭酸水宜用水分多二十倍者。

以上二水。爲針家消毒必需之水。自己若不能製。可就中等以上各學校理化教員處求之。亦非難事。萬一無此能力。可取好燒酒一罇。用火燃着。將針就酒火上燒之。燒後擦明。亦可消毒。然不如以上二水之便矣。

## 製艾

灸病用艾。始於岐黃。蓋以艾味苦而氣溫。辟惡殺鬼。主灸百病。採取之時。以五月五日或三月三日爲生氣全。採回暴乾。則可應用。用以入藥。則有溫腹散寒之功。用以灸病。亦見解結補虛之益。艾葉愈陳久。氣味愈厚。灸病也愈見效。產生之地。所在皆有。以蘄州產者爲最良。蓋葉厚而氣盛也。製艾之法。取多年所藏之艾。去枝存葉。抖盡土氣。就臼內杵搗極細。再用細羅篩去塵屑。以色成潔白爲上。或用麝香少許。研極細。與搗就艾絨拌勻。尤覺氣靈而效速。惟孕婦不可用麝。

## 裝艾

貯藏製就之艾。宜乾燥。不宜潮溼。潮溼則不易燃。而見效亦遲。故艾經焙令大燥後。宜向乾燥處放置。市醫多有用磁瓶貯藏者。亦易潮溼。最好用玻璃瓶貯藏。上用軟木塞口。用時取出。以防霉氣外洩。

## 搓艾炷

用艾行灸時。將艾取出少許。用兩手心緊緊搓轉。如搓麵魚狀。量其粗細長短。以右手大指食指爪角切開。即用大指食指兩指頭緊搓成炷。就左手大指角上重按平之。令艾炷上細下粗。粗處成平面形。則易於直插而久燃。此雖小藝。然搓不合法。非粗細不勻。即稀鬆難用。何可忽而不學也。

## 艾炷大小

艾炷大小。各有標準。小則如雀糞如麥粒。大則如棗核。明堂下經云。凡灸欲炷下廣三分。若不三分。則火氣不達。病未能療。是艾炷欲其大也。然灸時宜先察看體質。審度病情。大小各有一定。灸小兒炷宜小。灸壯者炷宜大。灸四肢頭面炷宜小。灸腹上炷宜大。灸輕病炷宜小。灸重病炷宜大。無論何穴。凡不宜多灸者。炷則不宜過大。至壯數應灸多寡。古書具載。查看自知。

## 燃艾

燃艾之法。其說不一。明堂下經謂宜忌松柏枳橘榆棗桑竹等木火。故有謂宜以火鏡耀日引燃者。又有謂先用清麻油或臘燭點燈。以艾莖引火。取其滋潤無毒。灸瘡至愈不痛。余謂火鏡火珠多不便。一遇天陰無日。火何由生。艾莖雖好。而亦有易燃不易燃之虞。稍不留意。莖火落下。病者必致大爲驚痛。惟購市上搓就火煤數莖。用時則口吹生火。又方便。又少患。質輕易使。豈不勝於臘燭麻油等物哉。

## 邪氣穀氣之區別

氣行穴下。搓轉針柄。而知爲邪氣穀氣者。指之知覺也。轉鍼無滯。則知氣鬆。轉鍼費力。則知氣緊。轉鍼不動。則知氣閉結而邪盛。氣鬆者邪輕。氣緊者邪重。氣閉結者經絡不通。是以搓轉針柄之緊鬆。可審知病邪之輕重。然邪氣在穴下致針緊。穀氣在穴下。亦致針緊。在醫者指下覺察耳。邪氣緊而急。穀氣緊而緩。邪氣忽緊忽鬆。其緊也。鍼下如有物纏繞。穀氣往來均勻。始終無異。略覺緊而不滯針。邪氣有促迫象。穀氣見和平象。邪氣抵鍼吸鍼。天人地何部邪盛。則何部尤緊。



不利提插。穀氣則進針行針上下自然。卽用子午搗臼手法。亦出入均平而無滯。久用針者。不必問病邪輕重而鍼下自能知覺。氣鬆者爲虛。鬆甚者爲過虛。曰氣未至。邪未來也。循之按之。以助其來。曰不得氣。正不至也。正終不至者爲虛極。曰鍼如插豆腐者死是也。則穀氣不行也。內經謂無胃氣也。穀氣可以辨虛實。別生死。謂之真氣可也。謂之生命亦可也。

## 從衛取氣從營置氣解

針灸大成解從衛取氣。從營置氣二句云。衛氣者。浮氣也。專主於表。營氣者。精氣也。專主於裏。營氣是水穀之精。調和於五臟。洒陳於六腑。乃能入而循上下。貫五臟。絡六腑也。衛氣是水穀所生。悍疾滑利。不能入脈。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薰於膏膜。散於胸腹。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其言衛主表。營主裏。營衛二氣之所生。猶是內經衛行脈外。營行脈中之旨。但補是從衛取氣。瀉是從營置氣。究竟如何取。如何置。未能切實說出。敷衍立論。殊歎分曉。夫營衛旣分表裏。則取置亦別內外。取者。從外取氣。以達乎內也。置者。從裏置氣。以達乎表也。從外取氣以達乎內者。如補法用慢提緊按。入多出少。從天部取氣。插進人部。由人部插進地部。由表以達裏。卽從

衛以及營。所謂取氣者此也。從裏置氣以達乎表者。如瀉法用緊提慢按。出多入少。從地部提氣。置到人部。由人部置到天部。由內以達外。卽從營以出衛。所謂置氣者此也。知取置二字之義。卽知補瀉兩法之妙。古書字義深奧。豈可混讀哉。

### 論進鍼後施行手法病者形狀不同

行鍼時或補或瀉。不外左右搓轉。病者氣被損益。形狀不同。有覺麻木者。有覺疼痛者。有不麻不痛。抽掣難忍者。此係病者體質邪氣所致。非因手法有異也。醫者慎勿遽行出鍼。致生姑息養奸之害。蓋出針與否。以針下氣緊氣鬆爲斷。氣緊邪未退。雖麻痛抽掣。難忍。亦必稍爲輕緩。略停手而再爲搓轉。若針下氣果鬆。邪退正足。雖病處尙未全愈。而氣盡鍼鬆。亦必按法出鍼。蓋此經手法施盡而病未愈。或醫者認病未確。可再爲診斷。續鍼他經之穴。一鍼未愈。不妨再鍼。一次未愈。不妨多次。出針以針鬆氣盡爲標準。不以疾病有無爲進退也。

### 重病宜多鍼灸

病有久暫。邪分淺深。身體之強弱不同。經脈之流注異時。有一鍼愈者。有數鍼愈者。有一次愈者。

有數次愈者。又有鍼後宜多灸。灸後再以藥力補助者。內經刺水腫。多至五十七穴。刺熱病。多至五十九穴。蓋以邪深病劇。非一鍼所能盡其邪。亦非鍼一次所能清其源。而刺此五十七穴。五十九穴。又非刺一經。用一日。所能畢其事也。余等嘗鍼一婦人腹塊症。行針至十數次之多。行灸亦至數百壯之多。又針一腰腿疼痛症。取穴至十餘處。針灸亦至七八日。針灸後又服湯藥數劑。始收全功。可見病邪閉塞已久者。未可以一針一灸取效也。在醫者審其輕重久暫耳。

水俞五十七穴 見內經水熱穴篇。岐伯曰。尻上五行。行五者。皆腎俞也。是中行為督脈經穴。旁四行為太陽膀胱經穴。共五行。每行五穴。是五五二十五穴。又曰。伏兔上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三陰之所交結於脚也。按此伏兔上二行。每行有五穴者。是謂督脈所通之街。中行任脈兩旁。有中注四滿五穴。又次兩旁。有外陵大巨五穴。共計四行二十穴。又曰。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皆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按此踝上各一行。每行有六穴者。是謂兩腿內踝上。有復溜陰谷等六穴也。共計十二穴。

熱病五十九穴 解見內經刺法

## 補瀉左右迎隨論

神應經補瀉手訣。謂瀉法鍼左邊。用右手大指食指持針。大指向前。食指向後。針頭輕提往左轉。如針右邊。用左手大指食指持針。大指向前。食指向後。針頭輕持往右轉。謂補法針左邊。捻針頭轉向右邊。用右手大指食指持針。食指向前。大指向後。如針右邊。捻針頭轉向左邊。用左手大指食指持針。食指向前。大指向後。夫針左用右手。針右用左手。其意蓋恐迎隨錯用。補瀉誤施耳。其實太覺費事。求巧反拙矣。人身陰陽經絡。各有順逆。手三陽由手走頭。足三陽由頭走足。手三陰由胸走手。足三陰由足走腹。男女一致。老少同經。陰升陽降。氣道皆同順其氣而轉針。則爲補爲隨。逆其氣而轉針。則爲瀉爲迎。審是病虛而宜補。則隨之濟之。正無不足。審是病實而宜瀉。則迎之奪之。邪無不退。若不辨經絡順逆之道。陰陽升降之氣。而徒泥執針左用右若何轉。鍼右用左若何轉。此經針芒宜向外。此經針芒宜向內。非惟記憶力多有不逮。且病者坐臥不同。起伏各異。泥守形跡以行鍼。未免過拘矣。至鍼左用右手。鍼右用左手。尤爲難能不易熟。岐伯曰。天不足西北。西北爲陰。故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東南爲陽。故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

人之右手既強。故持針轉針。較便於左手。學行針手法者。亦較左手爲易熟。必欲針右用左。強左手如右手。吾恐學習數年。未必終能勝右也。補瀉以迎隨順逆爲標準。不以左右換用爲高妙。李南豐獨得其訣。故補瀉皆用右手。學者擇善而從可也。

## 補瀉九六次數論

補數用九。瀉數用六。此定法也。諸家皆同。故補有初九數。少陽數。老陽數。瀉有初六數。少陰數。老陰數。曰。老陽。曰。老陰。以爲補瀉法盡。不宜再施。其實泥矣。補瀉手數。不在久暫多寡。而在病情輕重。邪重而深者。老陰數施盡。而邪不退。邪輕而淺者。不待老陰數施畢。而邪已退。氣虛而甚者。老陽數施盡。而氣未足。氣虛未甚者。不待老陽數施畢。而氣已足。補瀉手數。以病之淺深輕重爲斷。非可預爲切定也。病邪瀉盡未瀉盡。正氣補足未補足。又以脈象針下爲斷。如脈數爲火。瀉久而數脈變緩者。火退也。火退則出針。脈微爲虛。補久而微脈變大者。正足也。正足則出針。一面補瀉。一面驗脈。補瀉數手而病愈者不爲少。補瀉數十手而病在者。不妨再施未爲多。至鍼下氣來鬆緊。尤爲補瀉久暫多少之的。鍼下氣猶緊。雖九六數畢。還須再施。針下氣已鬆。雖

略施數手。不爲貽患。補瀉手數。無非爲損有餘而益不足。補扶正氣。瀉除邪氣。行鍼停鍼。以鍼下鬆緊爲權衡。針下氣果鬆。邪氣退而穀氣來。是不出鍼不得矣。卽病有未愈。非治本遺標。治標遺本。主客失治之故。亦是辨經未確。認病未真之因。甚或病久邪深。經絡牽連閉塞。通一經而未通他經。邪暫退而久後又合。種種病因未可謂鍼法不效也。出針以穀氣至爲準。病或不愈。再診再治。未可執也。亦未可恃也。

### 關市醫行針之謬

進針後或補或瀉。則宜行針。然行針者手不離針。針不離手。以手行針。以針行氣。氣閉而行之使開。氣聚而行之使散。氣不至而行之使來。氣有餘而行之使損。此行瀉針意也。氣寒而行之使熱。氣虛而行之使實。氣遲緩而行之使急速。氣不足而行之使增加。此行補鍼意也。行者往來不息。卽不住循按。不住搓轉之謂。未有手不動而針自行之理。亦未有鍼不轉而氣自行之法。市醫誤解行針之意。則誤用行針之法。嘗見其每針一病。於進針落穴後。將針直插穴內。戒病者勿稍移動。已則移坐旁邊。飲茶吸煙。遲久將針柄略轉三兩次。或以指頭輕彈數下。又照前離開。問其何意。

則云。補瀉也。彈努也。甚或早插一針。晚乃出穴。其無理非法之行。實有令人不解者。夫釋手不動。插鍼何益。以時久插鍼爲行法。何異樵採者身被荆棘刺入。徒傷好肉。而無益病邪乎。行鍼者。行其氣也。欲瀉其氣者。如用抽氣箭抽氣。不住抽壓。則箭乃成空。停手不抽。而求其氣空。有是理乎。欲補其氣者。如撒水澆田。不住撒澆。則田乃盡漑而畦四滿。停手不撒。而求田畦滿。又有是理乎。故行針者。於進鍼後更覺手忙。眼與針一。心與針合。左手不離穴。右手不離鍼。又要循按。又要搓轉。又要提插搗臼。又要手顫飛動。又要聞聲。以辨病者呼吸。又要切脈。以驗病邪退否。瀉法也。針未鬆而邪未退。不能離穴。補法也。寒未熱而氣未足。不能停手。一針未愈。再針他穴。針下邪去正足。乃可停行出針。以轉針爲行法。以手轉鍼爲行法。以醫者之手轉針爲行法。若市醫之插鍼不動。遲久出針。非行也。欺人之術也。謬之甚矣。

## 針後行灸法

人身穴眼。有禁鍼者。有禁灸者。有針灸並禁者。除禁鍼禁灸各穴外。其他諸穴。皆可按法針灸。昔人有鍼而不灸。灸而不針之說。其實誤矣。蓋鍼頭搓轉。固有瀉實補虛之功。而艾火行灸。亦見

驅邪扶正之力。艾味苦而氣溫。陰中有陽。本草曾言主灸百病。氣盛則能瀉。氣虛則能補。故凡病之應灸者。則宜於起鍼後勿閉其穴。勿使病者移動。臥針者仍臥灸。坐鍼者仍坐灸。就所鍼之穴。眼上安插艾炷。用火燃着。艾炷燃到底面將盡時。或病者略覺肉痛。則將艾灰取去。再換他炷。壯數多寡。均照此法行灸。灸畢炷盡。則以手指緊捫其穴。防中風寒。昔人行灸。有將蒜瓣切成薄片。或用薑片平鋪穴上。艾炷就蒜片薑片上燃燒。其法亦爲有效。然灸病用艾。無非欲艾氣入內耳。艾炷不乾。灸且無效。況中隔蒜薑片乎。不鍼而灸。是氣由毛孔而入。針而行灸。是氣由穴眼而入。由毛孔入者。較遲較少。由鍼眼入者。較早較多。隔薑蒜片而灸者。必不如就穴而灸之效大也。至艾炷粗細。壯數若干。古書具載。不必贅述。

### 救滯鍼法

病者積聚年久。鍼被邪氣纏繞。礙難出入。有進針時穴內邪氣抵針。致鍼難下者。有下針後針被邪氣吸引。推之不動。轉之不移者。強施手法。必致鍼被彎屈。甚或將針折斷。徒使病者痛苦。而無益有害。此鍼家最當注意者也。未進鍼而用指法。循之切之。是預防其滯也。預防其滯。而猶滯



者。邪過盛也。古人於滯針時。多用循按切法。余等與各同道共相研究。得一簡便救滯之法。已屢試而屢驗矣。如針陽經在上各穴而滯針。則先取陽經在下各穴而先鍼。下穴瀉畢。則上穴易進而減滯。邪較少也。如針陰經在下各穴而滯針。則先取陰經在上各穴而先針。上穴瀉畢。則下穴易進而減滯。邪略退也。邪盛之最易滯針者。莫若腹。以腹多積聚故也。余等嘗針一婦人中脘穴。進針後滯針不動。徧施按摩循切諸法。亦無效。嗣於該婦氣海穴復下一針。瀉少陰數。略施搗臼手法。試搓轉中脘針柄。則如法任施矣。可見氣滯極者。非先瀉他穴。無以救其滯。在腹如是。在背亦如是。在左右手足。亦無不如是。遇鍼滯者。曷不法此乎。

## 救折鍼法

針被折斷。其因不一。有因病氣纏繞針頭。進針時將針折斷者。有因針被病邪攙屈。起針時稍不留意。將鍼折斷者。有因病者伸屈咳嗽。骨合氣移。將鍼折斷者。有因行針時久。先未將針上油垢擦盡。致內邪腐化。將針折斷者。折斷則宜設法取出。以免危險。古人治折針方法。其說不同。有用磁石吸引斷鍼者。有用象牙屑碾碎。以水和合塗抹者。有用車脂成膏。攤紙上如錢大。日換三五

次數上取出者。有用硫黃研細調塗。少時覺癢針出者。有用雙杏仁搗爛。以鮮豬油調貼瘡上。針自出者。有因鍼瘡傷及經絡。膿血不止。用黃芪、當歸、肉桂、木香、沈香、乳香。合綠豆粉糊丸。以熱水引服數十丸者。又有謂宜於原針穴邊。復下一針。補之卽出者。法雖不一。未有可稱高妙者。磁石可以引鐵。而不可以引金銀。若被折者係金銀合成之針。則磁石無用矣。至用諸藥塗抹者。必俟藥力傳裏。時久方能取出。然亦有緩不濟急之勢。惟就原針穴邊。復下一針。其法尙就近易行。然亦無必效之理。蓋鍼被折斷。必因病者邪氣過盛。既能將鍼折斷。必能將被折下截。催移傳裏。頃刻深入經絡之內。是吸引距遠。敷藥不及。其法尙能用哉。故凡起針時。審係針果被折。慎勿離手。仍以左手夾針之中指食指稍離穴三四分遠。緊緊按定穴眼兩旁。再用無名指頭離開中指數分。於中指旁下。緊緊加力按定。勢向中指用力。再用小指頭離開無名指數分。於無名指旁下。緊緊加力按定。勢向無名指用力。再用大指頭於食指下。離開着後。緊緊按定。勢向食指用力。是左手已將穴旁四邊筋肉端起。再用右手大指食指。向左手食指大指兩間大隙處。加力推擠。如上托狀。則斷針露頭矣。蓋左手五指。已將四面按定。則鍼不至爲邪推移。瀉尙直插穴內而易出。他法亦易施。由下推上。穴肉擠高。斷鍼亦隨以高。故多露頭易取也。萬一此法不效。可將左

手五指離開。用左右兩食指。或中指。在近穴兩旁。加力推按。使氣血開散。再用左手數指。於穴四面深按。則氣血散開者。又湧流穴下。摧鍼上出。仗穴下氣湧。而又深按穴旁。則斷針亦露頭矣。此二法。屢試屢效。較針灸大成治折鍼法。勝之實多。至鍼柄間被折。或鍼腰被折而露頭者。急以左手夾鍼。兩指緊按穴邊。用右手兩指。將鍼頭提定。將被折上截。屈成撓鈎形。則不至傳裏矣。

鍼被折斷。深入穴內。未能取出者。亦無性命危險。不必驚懼。祥麟先生、於數年前。自鍼天樞穴。折針寸餘。初覺腹痛。過四五日。平復如故。至今已八年之久。毫無他異。王郁文先生、針一兵士瞳子髻。折針六七分。未曾取出。至今也無他病。熙於今年四月間。自針中脘穴。折鍼一寸。傳入腹內。起初脅下微痛。繼而痛移小腹。過三日。則動作如常。不見所苦矣。可見毫鍼被折入內。與粗針有異。不是腐化無形。亦是傳移脈絡邊旁。爲微絲管纏裹。針被熱氣蒸煮。形軟如筋。故無刺痛之患。

## 論同病同穴同針法而有無效驗或遲速之分

同一病也。同一治也。同一穴也。而鍼之淺深補瀉。手法出入。無不同也。何以有效有不效。或效遲效速。不一其狀也。蓋補者補其不足。有挹彼注此之勢。譬如撒水澆田。一時不撒。則一時斷流。一時緩撒。則一時緩流。針家手法熟者。運氣取氣。亦如澆田者不住撒澆。撒必滿斗。則水不斷流。而灌溉盡畝。補針亦猶是也。故有效而速也。反此者。則無功。瀉者瀉其有餘。又似從井取水。以四架轆轤。不住撒取。時久而井水竭。否則功停而泉源足矣。鍼家手法熟者。驅邪逐邪。亦如以轆轤取水。手不停而時又久。則井水易見涸竭。瀉鍼亦猶是也。故有效而速也。反此者則無功。針家以手熟爲高妙。熟則開關過節。飛經走氣。凡所施龍虎龜鳳等法。無不著着中規。鍼鍼合度。且又連續不斷。進退有情。故虛易補而實易瀉。手法不熟者。運氣不到。摧氣不速。時緊時鬆。或緩或急。氣將到而忽停。邪將去而頓止。爲山虧於一簣。姑息最易養奸。此所以效小而遲也。

### 關他書男女陰陽補瀉不同說

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手三陰從胸走手。足三陰從足走腹。內經著有明論。人身亦確有可考。陰升陽降。男女皆同。所異者。女子有餘於氣。不足於血。男子有餘於血。不足於氣。男

子生長髭鬚。血餘從髭鬚而洩。女子無鬚。血餘由胞中而洩。女子數脫血。故血不榮於唇口。男有鬚而女無鬚。然亦是任衝兩脈血盛血衰之關係。與他經無涉也。故腋前陰間之毛。耳中鼻孔之毫。男女皆有。內經太陽明論篇曰。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陽氣從手至頭。而下行。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如男女之脈絡氣道不同。則男子中風。頭目暈痛。女子豈腿脚暈痛乎。男子中溼。腿脚腫痛。女子豈頭目腫痛乎。何以同一太陽病。而頭痛項強無異也。同一少陽病。而口苦咽乾相等也。同一陽明病。而胃家實之見象無殊也。陽經之病狀既同。陰經之病狀亦等。病狀一。則陰升陽降之氣道一。氣道一。則一日十二時。氣血流注之理。男女皆同。豈有男早女晚。午前午後之分。又豈有背陰腹陽。背陽腹陰之別。余等嘗以鍼男子者鍼婦人。往往應手取效。按男女補瀉不同之說。用手法。概少效驗。可見男女無異。他書謂左右補瀉不同者。無經驗之論也。

鍼灸傳真卷一

三十八

## 鍼灸傳眞卷二

### 五臟合五行各按時日生尅以行補瀉

欲於五臟行補瀉。先於五臟明生尅。生則臟氣盛。尅則臟氣衰。盛者多瀉不爲損。衰者少補莫見功。五臟各有盛衰生尅之期。針家必先謹察時日。審度順逆。而或補或瀉。始不至損不足而益有餘。內經曰。病在肝。愈於夏。夏不愈。甚於秋。秋不死。持於冬。起於春。禁當風。夫肝爲木臟。夏則心火盛而尅肺金。肺金被尅而氣較衰。不能尅肝木。是子能制金賊也。夏不愈而甚於秋者。肺金得令。肝木受尅。故病多增劇也。秋不死而持於冬者。腎水得令。水旺生木。而木得生扶以起也。起於春者。以春又爲肝木主氣之時。故肝病復發也。禁當風者。風氣通於肝。五臟惟肝不耐風。又易招風。故當禁忌也。此肝之關於四時生尅者。又曰。肝病者。愈於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不死。持於壬癸。起於甲乙。此肝之關於日干生尅者。亦如肝在四時之生尅也。又曰。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夫平旦慧者。以平旦應甲乙。故病覺爽慧也。下晡甚者。以下

午申酉時應庚辛。故病加甚也。夜半靜者。以亥子時應壬癸。故病多安靜也。此肝之關於一日早晚晝夜生尅者。內經曰。病在心。愈於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禁溫食熱衣。夫病在心。愈於長夏者。以長夏脾土旺而尅腎水。腎水被尅而氣較衰。不能尅心火。是子能制水賊也。長夏不愈而甚於冬者。腎水得令。心火受尅。故病多加甚也。冬不死而持於春者。肝木得令。木旺生火。而心得生扶以起也。起於夏者。以夏又爲心火主氣之時。故心病復發也。禁溫食熱衣者。以心惡熱。熱則心燥。故當禁忌也。此心之關於四時生尅者。又曰。心病者。愈於戊己。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不死。持於甲乙。起於丙丁。此心之關於日干生尅者。亦如心在四時之生尅也。又曰。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夫日中慧者。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甚者。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平旦靜者。以平旦正屬甲乙木也。此心之關於一日早晚晝夜生尅者。內經曰。病在脾。愈於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溼地濡衣。夫脾病愈於秋者。以秋肺金旺而尅肝木。肝木被尅而氣較衰。不能尅脾土。是子能制木賊也。秋不愈甚於春者。肝木得令。脾土受尅。故病多加甚也。春不死持於夏者。以心火得令。火旺生土。而脾得生扶以起也。起於長夏者。以長夏又爲脾土主氣之時。故脾病復發也。禁溫食飽食。



溼地濡衣者。以溫熱太飽。溼地溼衣。皆脾土所惡。故當禁忌也。此脾之關於四時生尅者。又曰。脾病者。愈於庚辛。庚辛不愈。加於甲乙。甲乙不死。持於丙丁。起於戊己。此脾之關於日干生尅者。亦如脾在四時之生尅也。又曰。脾病者。日昃慧。日出甚。下晡靜。夫日昃慧者。以日昃則未土正旺。土性耐也。日出甚者。以日出則木旺尅土也。下晡靜者。以申酉時金旺尅木。木不能尅土也。此脾之關於一日早晚生尅者。內經曰。病在肺。愈於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禁寒飲食寒衣。夫病在肺。愈於冬者。以冬腎水旺而尅心火。心火被尅而氣較衰。不能尅肺金。是子能制火賊也。冬不愈甚於夏者。心火得令。肺金受尅。故病多加甚也。夏不死持於長夏者。脾土得令。土旺生金。而金得生扶以起也。起於秋者。以秋又爲肺金主氣之時。故肺病復發也。禁寒飲食寒衣者。以肺金惡寒。故當禁忌也。此肺之關於四時生尅者。又曰。肺病者。愈於壬癸。壬癸不愈。加於丙丁。丙丁不死。持於戊己。起於庚辛。此肺之關於日干生尅者。亦如肺於四時之生尅也。又曰。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夫下晡慧者。以下晡正屬庚辛金也。日中甚者。以日中正屬丙丁火也。夜半靜者。以夜半正屬壬癸水也。此肺之關於一日早晚晝夜生尅者。內經曰。病在腎。愈於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禁犯燂燥熱食溫炙衣。夫病

在腎愈於春者。以春肝木旺而尅脾土。脾土被尅而氣較衰。不能尅腎水。是子能制土賊也。春不愈甚於長夏者。脾土得令。腎水受尅。故病多加甚也。長夏不死持於秋者。肺金得令。金旺生水。而水得生扶以起也。起於冬者。以冬又爲腎水主氣之時。故腎病復發也。禁犯燂燥熱食溫炙衣者。以腎性惡燥。故凡燂燥之熱食。溫炙之衣。皆當禁忌也。此腎之關於四時生尅者。又曰。腎病者。愈於甲乙。甲乙不愈。甚於戊己。戊己不死。持於庚辛。起於壬癸。此腎之關於日干生尅者。亦如腎於四時之生尅也。又曰。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夫夜半慧者。以夜半屬壬癸水也。四季甚者。以四季屬土也。下晡靜者。以下晡屬庚辛金也。此腎之關於一日十二時生尅者。

映 音迭。 燂燥 爆潰之熱食也。 溫炙衣 烘烤之熱衣也。

四季 辰戌丑未時也。

## 氣血於四時節氣及日月光之關係

人身氣血於四時節氣日月光。最有關係。故凡鍼灸者。非惟於一日之內氣血流注。宜謹按十二時間。對準表點。以行補瀉。卽一年四季氣候之往來。日月寒溫盈虧之異象。皆不可不預爲推察。

以定其衰旺。蓋瀉有餘而補不足。固鍼道之常。而有時節序更換。日月改易。氣血亦隨以盛衰。則補瀉多少。未可執泥。如肝木旺於春而衰於秋。心火旺於夏而衰於冬。肺金旺於秋而衰於夏。腎水旺於冬而衰於長夏。脾土旺於四季各十八日。而衰於春。此天道之常。人應之而生於氣交之中。五臟亦隨之爲盛衰。仲景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此言天氣之變。而人亦應之以失常。故病多生焉。甚有春得秋脈。夏得冬脈者。此又人體失調之過。非盡關天氣使然也。故曰、四時節氣。各有常變。醫者非預爲推察。無以爲法則。岐伯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日光陰晴寒溫之變。則爲氣血聚散浮沈之異。月郭空滿盈虧之象。則爲血氣虛實增減之應。故又曰、天寒無刺。天溫無瀉。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空無治。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月生而瀉。是爲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由此觀之。則用鍼以天溫日明爲主。而欲行瀉法。宜於朔望月滿之時。欲行補法。宜於兩弦初生之際。若天寒日陰。月郭正

空。皆不宜用鍼。雖倉卒急病。有不暇顧及之勢。而要之取效緩。見功少。總不若謹按天光之爲愈也。

## 用鍼要識營氣流注法

凡用鍼者。必先識營氣之流。行某時注某經。某經應某時。而補瀉始有效。營氣行於脈中。與衛氣不同。各有起落交會之時。未可混爲一氣也。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實。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爲天地之紀。夫營爲穀氣所化。而專行於脈中。按時流注。一日夜而與衛氣大會於太陰。其初由胃化生。依次傳送各經。寅時流注肺經。卯時流注大腸經。辰時流注胃經。巳時流注脾經。午時流注心經。未時流注小腸經。申時流注膀胱經。酉時流注腎經。戌時流注心包絡經。亥時流注三焦經。子時流注胆經。丑時流注肝經。過而復始。循環無已。所謂流注者。如水之流行正旺。值是時而氣血較多。非謂失時則無氣血也。非謂失時則氣血不流也。故注非停止不行意。蓋氣較盛而流行於是經。過時則未能如是之旺也。獨是營行不已。固由胃氣化生之故。而傳送各經。竟有盛衰起止之異者。其故何也。蓋一日十

二時。氣候各有不同。而人身十二經。氣血也各有所異。人身一小天地。故在歲則有春夏秋冬之變。在脈則有弦鈎沉浮之異。不知天時者。不可與言醫道。流注之理。最爲明顯。試以海潮喻之。海潮有漲有落。其漲落時間。各處皆有定期。撐船者。必先預知某日某時漲。某日某時落。所以然者。海水盛載。原因太陽太陰吸力之故。日月所行度數。與地球常有向背。向則吸力較大而潮漲。背則吸力較小而潮落。吸力不同。則天氣更變。營氣流注某經。則某經有如潮漲。去某經。則某經有如潮落。亦因天氣有異也。而必於某時注某經。某經應某時者。蓋某時則某經氣開。某經值某時。則某經當事執權。亦如吾人一生。少壯則血氣盛。老年則血氣衰也。知老少一生氣血之增減。卽知一日各經營氣之漲落。營氣緊跟天時。無少差移。故凡行鍼者。必先知營氣於某時注某經。於某時去某經。注某經。則迎而奪之。去某經。則隨而濟之。雖遇倉卒疾病。有不能按時行鍼之勢。而功效究不若按時之多也。

## 六經氣血多少不同

六經氣血。各有多少。故以鍼取氣血者。必先知各經氣血多少。以免洩瀉太過之弊。內經曰。太

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血多氣。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氣少者。瀉氣不可太多。血少者。瀉血不可太多。雖病各不同。未可執泥。而天之常數有如此。在鍼家臨症審察耳。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邪在氣分者。可從血出。邪在血分者。可從氣出。陽明氣血皆多。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太陽多血少氣。故曰。刺太陽出血惡氣。少陽少血多氣。故曰。刺少陽出氣惡血。太陰多氣少血。故曰。刺太陰出氣惡血。少陰少血多氣。故曰。刺少陰出氣惡血。厥陰多血少氣。故曰。刺厥陰出血惡氣。出者。瀉也。不必泥用三稜針出血。乃謂之瀉。凡係實病。按六陰數以洩其邪者。皆謂之出也。惡者。慎於瀉也。瀉不可太過。致損其不足。非謂得大實病。而一點血。一吸氣。亦不可瀉也。况內經明言氣血多少。乃天之常數。逆其常者。則少氣變爲多氣。少血竟成積血。是又不得不大瀉氣血矣。多少有定量。不可不知其常。病邪有積聚。又不可不通其變。知其常不泥於常。始可與言鍼灸。始可與讀內經。

### 鍼病宜識標本先後法

內經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有在標而求之於標者。有在本而求之於本者。有在標而求之於本

在本而求之於標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本者。先成之病。舊病也。標者。後成之病。新病也。逆取者。如在標治本。在本治標也。從取者。如在標治標。在本治本也。故又曰。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中。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從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按此。凡以鍼治病者。先治其本。惟中滿及大小便不利者。則不分標本。而必先治之也。

## 論毫鍼利益

內經九鍼。雖各有所用。而用途廣。鍼治最多者。莫若毫鍼。毫鍼細如毫毛。能鍼三百六十五穴。無論手足四肢。腹背頭面。邪輕邪重。未有不宜使用毫鍼者。故毫鍼爲醫家第一便利必需之鍼。

除深邪遠痹。腹內積塊。宜用略粗較長之鍼外。其他血氣凝滯。經絡不通。及一切風寒燥濕諸疾。痛。皆可以毫鍼行補瀉。其利益頗多。鍼細易於進穴。不至費時費力。一利也。進穴後便於搓轉。提插無滯。二利也。病者不覺痛苦。無畏鍼之患。三利也。鍼細則鍼孔亦小。不至有傷穴旁好肉。四利也。人身氣血流行。脈絡粗者爲經脈。細者爲絡脈。極細者爲孫絡。傷一孫絡。則閉一氣道。鍼細則無傷絡之虞。五利也。鍼後穴眼被粗鍼搖大。病者多覺疼痛。又易招風。鍼細則孔小而穴眼不痛。封閉又緊。自無疼痛招風之患。六利也。進穴後行補瀉時。若遇邪多正虛者。非留鍼時久。未能盡邪補虛。細鍼則不傷穴旁骨肉。可以久留搓轉。終無他害。七利也。種種利益。不勝枚舉。世之行鍼者。奈之何不用毫鍼而用粗鍼哉。

### 問毫針細如毛髮何以能瀉實補虛

答曰。補虛瀉實。不外驅邪益氣二者而已。補則有如以土填坎。用大鍼填腕。不費時而坎易滿。用小鍼填腕。則費時而鍼數較多。終亦必使坎平滿。瀉則有如從坎取土。用大鍼腕取。取土多而坎易陷。用小鍼腕取。取土少而費工時久。亦見坎陷。人身脈絡。所存者血與氣耳。氣多則損之。



氣少則益之。鍼粗損益較多。鍼細損益較少。然多施手數。多費功夫。不過是醫者少受勞苦耳。究其終粗鍼以氣鬆爲法盡。細鍼亦以氣鬆爲法盡。粗鍼之較勝於細鍼者。僅省時省力之益。其他進退搓轉。提插出入。病者可免痛苦。未有能如細鍼之便利者。毫鍼豈不勝於粗鍼哉。

## 論神應經補瀉法

男子背上經絡。爲太陽。爲督脈。女子背上經絡。亦爲太陽。爲督脈。男子腹上經絡。爲任衝。爲少陰厥陰陽明。女子腹上經絡。亦爲任衝。爲少陰厥陰陽明。督脈起於胞中。出會陰穴。而循脊骨上行。終於人中。太陽起於目內眦。上額交巔。下腦後。夾脊下行。而終於足小指外側。督脈氣道。由下而至上。鍼督脈者。鍼芒向上爲補。向下爲瀉。太陽氣道。由上而至下。針太陽者。針芒向下爲補。向上爲瀉。男女無異也。至腹上經絡。陰升陽降。男女亦無區別。任脈起於少腹胞室之下。由會陰上毛際。循臍中央。至臍中。上喉嚨。繞唇。終於唇下之承漿穴。與督脈交。衝脈亦起於少腹之內胞中。夾臍左右上行。並足少陰之脈。至胸中而散。上夾咽。故任衝稍挾火邪。男子病喉痛。女子亦病喉痛。天突是治喉要穴。鍼男子以鍼芒向下爲瀉。女子亦以鍼芒向下爲瀉。余等按此鍼

瀉。百不失一。若謂女子與男不同。是男子宜鍼芒向下。女子宜鍼芒向上矣。何以男女取效皆同乎。男女有無髭鬚之別。是血餘洩上洩下之分。而病邪之升降無殊焉。至腹上陽明各穴。少陰各穴。厥陰各穴。陰升陽降。無一不與男子同氣道。謂男子背陽腹陰。女子背陰腹陽者。謬矣。且言進鍼時。必令病者咳嗽一聲。一刺插進天部。鍼左用右手。鍼右用左手。皆執泥難用。手法拙犇。未可奉爲準繩也。

### 論鍼灸編成詩歌多乖聖意

認穴不難。辨病難。學鍼不難。手法難。同一病也。而寒熱不同。虛實不同。在陰在陽不同。在表在裏不同。同一鍼也。而迎隨不同。提插不同。先瀉後補不同。先補後瀉不同。而每鍼一病。又有標本主客之不同。氣血流注之不同。淺深幾分之不同。留幾呼。瀉幾吸。之不同。差之毫釐。謬有千里。非一二語能盡其義。亦非拘於章句者能致其深。故內經岐黃研究鍼理。反覆問答。不厭其詳。蓋以鍼道深遠。未可淺嘗浮慕也。後世醫者稍得皮毛。則恃爲衣鉢。傳子傳孫。斬不與人。作詩作歌。或作賦。以自炫於世。示人以難解之句。而獨擅其長。此鍼道所以失傳也。夫歌詩賦拘於聲調。

而限於平仄。不至錯誤。亦多遺失。舉一廢三。說此混彼。孰是以行鍼。未有能收全效者。夫詩歌賦句短文簡。雖曰便於記誦。而行鍼在手法。愈疾在認病。無認病之識。而徒記鍼灸之句。卽記誦無訛。終莫效也。况詩歌賦拘於字句。多難了解。欲詳其義。非細閱註解不可。非再讀他書不可。又非有真傳授不可。醫理深奧。豈可以聲韻氣調求哉。

### 問鍼藥並進有無妨礙

答曰。鍼已通經。而又繼之以藥。似重竭其氣。未免傷正矣。故有謂鍼後不宜再藥者。其實不然。人之病患有輕重。邪之積聚有久暫。有一鍼愈者。有數鍼愈者。有鍼灸並用始愈者。有數次鍼灸始愈者。有鍼灸並施莫愈。必又繼以藥力始愈者。如鍼後大愈。而又施以大劑湯液。固於正有損。然似此者不多也。金匱謂婦人熱入血室。服小柴胡湯已遲。而藥力不足以盡其邪者。曰。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夫期門肝募也。肝藏血。又與胞宮相連。肝邪甚者。僅恃藥力驅除。不能收速效。故先刺期門以洩邪。然亦謂得是症者。藥力不如鍼力之快愈。非謂鍼後不宜服藥也。又如失血虛勞諸不足。寒則以鍼溫補之。虛則以鍼填實之。寒而有邪者。先瀉邪氣。後溫寒氣。虛中

夾實者。先瀉其實。後補其虛。鍼灸所施。宜無不愈。然寒邪凝聚已久。虛勞一時難愈。鍼不過通其氣開其竅耳。欲收全功。非藥不可。故謂鍼之見效速。藥之見效遲可。謂鍼後不宜服藥。服藥後不宜用鍼。則不可。謂病有鍼之則愈。不必用藥可。謂鍼無不愈。不宜再藥。則不可。鍼與藥並行不背。知鍼之所宜刺。則知藥之所宜服。不過未鍼藥劑較重。鍼後藥劑較輕耳。審病情。辨脈色。宜鍼則鍼。宜藥則藥。宜鍼後服藥。則鍼後服藥。宜藥後再鍼。則藥後再鍼。病非一症。則醫無定法。只求病愈則足矣。豈可執泥哉。

## 治神

世之行醫者。皆知某藥治某病。某病鍼某穴。某病由氣血有餘而生。某病由氣血不足而起。切脈觀色。聞聲問苦。是能治有形之病矣。然病有由飲食外感房勞而得者。亦有從神明誤用。五志失調而得者。內經宣明五氣篇曰。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精氣并于心則喜。并于肺則悲。并于肝則憂。并于脾則畏。并于腎則恐。靈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心火尅金也。悲哀動中則傷魂。肺金尅木也。愁憂不解則傷意。肝木尅土也。恐懼不解則傷精。脾土尅水也。

怵惕思慮則傷神。腎水尅火也。又陰陽應象大論謂肝臟在志爲怒。怒則傷肝。悲勝怒。肺金平肝也。心臟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腎水制火也。脾臟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肝木尅土也。肺臟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心火尅金也。腎臟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脾土制水也。又舉痛篇論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寒則氣收。炅則氣泄。歷觀內經所載。人之神志誤用。最足以失氣血流通之常。故喜怒哀樂不節。則百病生焉。譬如暴怒之下。氣上而血升。膽爲之益張。常有不懼生死。不計利害。幾無法以消其氣者。而獨舉其最傷心最可悲之前事。以迎其機。則彼精氣并於肺。由怒生悲。悲極而淚下。怒氣自消矣。此卽悲勝怒之義也。又如人遇大傷心大悲哀事。淚涔涔下。氣消而神慘。突得一大喜幸大榮慶事。則彼精氣并于心。由悲轉喜。氣宣而淚止。此卽喜勝悲之義也。五臟各有所勝。則喜怒哀樂。各有所制。深明其義者。卽可以治神。岐伯曰。針有懸布天下者五。一曰治神。又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後世醫者不明其義。謂治神之說。是欲醫者神思專一。以調病者之精神。所解殊歎真切。夫旣指醫者之神。何必曰治。治神二字又何解。治就醫者言。神就病人言。以醫者之治法。調病人之神志。故曰治神。針灸大成亦云。以意通經。廣按摩。夫按摩卽指循切推按諸術。

言。而以意通經之說。概少發明。諸家亦未道及如何通法。此治神之法。所以缺而未載也。其實五臟各有所藏。即各有所傷。亦各有所治。前所述五臟所并。即以意通經之義也。在醫者審得病情。以意通之耳。譬如病者是膽虛症。驚疑無定。神馳氣亂。突得一素所信仰醫生。愷切曉喻。膽張而神爲之鎮。病則突減。又如病者是相思病。才子佳人。兩地隔絕。思久而氣結。結則脾氣不行。未能布精散液。黃瘦困倦。臥床不起。得醫者多方慰解。設辭以欺其來。舉佐以實其假。則病者一躍而起。沈疴若失。此吾人之所常見者也。亦即內經治神之說。針灸以意通經之理也。蓋人之精神氣血。互相爲用。氣爲神之使。神爲氣之帥。神之所注。氣即至也。習拳藝者。以手足打人。意以手打。則握拳而氣注於手。意以足踢。則舉足而氣注於足。是明證焉。故凡醫者針病時。審係病因神至誤用而得。則於未針前。未用指針及循切法時。先察病者之喜怒。按氣臟相勝之理。設詞以調其神志。則神移志變。氣血流行上下。結者先爲之解。升者先爲之降。憂思者而誘之爲喜笑。悲哀者而導之爲歡樂。神動氣隨。自與前不同矣。然後徐徐循切。依次進針。則邪易瀉而虛易實。然所謂治神妙用。不能與病者言也。在醫者臨症審察。自爲變通耳。

氣血補瀉論

人身經絡之所藏者血。而行血者氣。氣爲血之帥。血爲氣之主。雖血爲氣滯。時有不能流通之勢。而血之在人身。無論瘦肥大小。皆有定量。醫者能瀉氣。能補氣。能去惡血。而不能添好血。故血閉能開之。血積能通之。血停血滯。能行之散之。若欲以微細針頭。當時增益血量。必無是理矣。內經曰。從衛取氣。從營置氣。蓋以針之所行者氣。而血量減少。不能驟爲添補。故不曰置血取血。而曰置氣取氣。是深明氣血之所由生也。實病是邪氣有餘。邪氣多則血絡滯。血滯而血不流通矣。故從營置氣。去其邪而血自行。虛病是正氣不足。正氣不足。則穀氣減。穀氣減。則未能奉汁化血。血不生而血自少矣。故從衛取氣。氣足則穀化。穀化則正氣多。正氣多。則能化血而血自生。故補血者。仍是補氣也。血無補法。補氣者。卽是補血也。

## 刺傷寒

針灸大成引神應經諸書傷寒刺法曰。傷寒頭痛。取合谷。攢竹。太陽。刺之。傷寒身熱。取陷谷。呂細。三里。復溜。俠谿。公孫。太白。委中。湧泉。刺之。傷寒汗不出。取風池。魚際。經渠。刺之。傷寒過經不解。取期門刺之。傷寒餘熱不盡。取曲池。三里。合谷。刺之。傷寒腹脹。取三里。內庭刺之。

傷寒脅痛。取支溝·章門·陽陵泉·委中·刺之。傷寒發瘧。不省人事。取曲池·合谷·人中·復溜·刺之。傷寒大便不通。取章門·照海·支溝·太白·刺之。小便不通。取陰谷·陰陵泉·刺之。傷寒發狂。取期門·氣海·刺之。傷寒發黃。取腕骨·中脈·外關·湧泉·刺之。傷寒寒熱不已。取風池·少海·魚際·合谷·復溜·臨泣·太白·刺之。傷寒吐噦。取百會·曲澤·間使·勞宮·商丘·刺之。按此所舉諸穴。可治各條所列之病。是矣。然拘於各條所列之病者。不足以盡傷寒之狀也。泥守各條所舉之穴者。不足以愈所列之病也。傷寒變象不一。順傳逆傳。十二經各有病狀。亦卽十二經各有當刺之穴。加之男女體質不同。貴賤勞逸多殊。而喜怒哀樂七情之感。又各有所異。故同日得病。同時傷寒。而見象各不同形。有頭痛難忍者。有腹痛莫禁者。有素患吼喘。欬嗽較甚者。種種異象。無非強弱不同。舊病有無之故。是以刺此人之法。施之彼人而不效。泥執所舉之穴。能治所列之病。失之多多矣。傷寒刺法。有宜先攻表者。有宜先攻裏者。有宜表裏兼攻者。初傷寒則取風池·風府·三穴刺之。原無不當行出汗者。然遇先病痢疾而傷寒。先病便閉而傷寒。先病塊邪發作。失血未愈而傷寒者。又必先取治痢通閉洩塊調血諸穴以刺之。裏疾攻後。再理表邪。所謂急則攻其裏。緩則治其表是也。大抵傷寒病貴在早治。辨症不差。取穴無訛。刺法合度者。一二日卽可全愈。萬



無臥床不起。延遲時日之患。若治之稍遲。依次傳經。在何經則就何經取穴以瀉其邪。見何狀則就何狀辨症以循其經。一經病者刺一經。多經病者刺多經。辨明標本。針分主客。謂病有不愈者。吾不信也。傷寒變象極多。各樣雜病。由傷寒後得者。筆難盡述。故能刺各樣雜病者。而後可以刺傷寒。仲景金匱雜病。卽羽翼傷寒書也。實卽傷寒未盡之遺義也。傷寒之變病百出。而治傷寒諸病各穴。亦難以預拘。拘於所列之穴者。不能無病不愈也。試以傷寒頭痛論之。神應經諸書。刺傷寒頭痛。舉合谷。攢竹。太陽。爲主穴。夫合谷是陽明經穴。攢竹太陽是太陽經穴。若係陽明太陽兩經頭痛。刺此二穴。固無不愈。然頭痛不止太陽陽明兩經病也。加之吾人身體多異。因新邪。惹舊邪。各經之虛實不同。則頭痛之病根有別。查內經厥頭疼篇。各經頭疼刺法。有宜先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者。有宜先取頭上盛脈。後取足厥陰者。有宜先瀉頭上五行。並手足少陰者。有宜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陰者。有宜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者。頭病在各經之痛狀不同。則就病循經取穴之方法各異。若獨拘太陽陽明兩經各穴。豈足以盡傷寒頭痛之刺法乎。又如所言傷寒腹脹刺法。僅舉三里內庭二穴。以爲腹脹既係陽明所致。故獨舉足陽明二穴以爲刺。其說尤爲舉一露十。不可奉爲定法也。夫三里內庭。固可以去胃中之邪。然腹病不僅

脹。腹脹不獨由於胃。太陽膀胱病有脹滿狀。大腸小腸病有脹滿狀。肝木脾土病有脹滿狀。其他因塊邪積聚。致腹脹滿者。不一而足。僅舉三里內庭二穴。以盡腹脹大之病。不亦求詳反略乎。蓋神應經所列治病諸穴。不過示人以規矩。可憑而不可盡憑也。人無論何病。不必傷寒。傷寒無論見何狀。不必頭痛腹脹。只要臨症行針時。辨脈色審病情。知六氣標本之所在。行先後主客補瀉之針法。不必廢針灸諸書所舉之穴。亦不必泥針灸諸書所舉之穴。對症施針。按經取穴。宜補即補。宜瀉即瀉。何穴可以出其血。何穴可以用行針。不泥法而法自存。豈獨傷寒一症而已哉。至傷寒發熱。熱甚昏憤者。十有七八。內經所謂寒甚則爲熱也。神應經獨舉陷谷。呂細。三里。復溜。俠谿。公孫。太白。委中。湧泉。諸穴以爲刺。尤未足以盡刺熱之法也。內經刺熱篇載五臟各有熱狀。即各有常刺之穴。且云。病甚者爲五十九刺。又水熱穴論篇載岐伯論五十九刺之法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五臟俞旁五。此十者。以瀉五臟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按此刺熱之處。多至五十九穴。則神應經所舉刺熱諸穴。不足以盡熱病之邪也。明矣。况熱穴既有如是之多。

。則有宜用三棱針出血者。有宜用細針行瀉法者。輕則擇要而洩其邪。重則盡刺以清其熱。熱不盡則刺亦不已。僅執神應經所取九穴。豈能無熱不愈哉。况傷寒病久。百病叢生。非多取幾經。多刺幾穴。一針再針。無以清其源而絕其本。故云。刺雜病之穴。卽是刺傷寒之穴。能治雜病。卽能治傷寒。在醫者審病辨脈。循經取穴耳。豈可拘泥哉。

## 刺 痧 疹 傷 寒

痧疹傷寒。與他傷寒性質不同。其治法亦有異。他傷寒是由外邪傳入。故發表卽愈。失治者乃深入而變象。痧疹傷寒。是內有毒邪。又感外邪而成病。治之者大忌發汗。而首尾又不敢大下。蓋痧疹是熱毒結於血分。亦如熱入血室等症。只能用小柴胡湯和解清熱。而不敢發汗也。又不敢用承氣等湯以開其閉者。蓋五臟鬱熱。血含毒氣。不在腸胃也。開之則胃氣脫而益虛。痧疹更不易出矣。故又不敢大下。大抵痧疹之成。皆由臟毒鬱結已久。血分含垢。又感外邪而毒發。小兒得此病。多由胎毒入腹所致。大人得此病。不是呼吸不潔之氣。傳入肺腑所致。亦是飲食不潔之物。由他處他人傳染而來。此病較他傷寒爲危險。亦較他傷寒爲難治。初遇此病。偶一粗心失檢。

。誤認爲平常傷寒。遽投以麻桂大劑湯藥者。往往汗出斑漙。十人九死。卽不然。以大劑承氣等湯開之過甚。致脾胃虛弱。斑疹難出。且變生他病者。又爲壞病也。斑疹發冷發熱。頭痛眼眩。百節疼痛。雖與他傷寒彷彿。而脈象究竟不同。斑疹脈象。浮數中必帶緊濇之象。且心肺熱結。胸中喘滿而欬嗽。兩乳中間亶中等穴。以手搬開。必有紅點隱含肌肉之內。肝藏血而開竅於目。血有熱毒。眼珠多紅。且又平常傷寒。大便多滯。斑疹則多溼瀉而喘滿。此初得時之區別也。至其數日不愈。則神明昏憤。譫語不已。諸症悉見矣。歷來以藥治斑疹者。不外清熱存陰驅邪扶元之品。以針刺之者。諸書概少發明。岐黃仲景。亦未道及。蓋古來患此病者必少。然聖人立論。均可類推。其治法已隱含於刺熱諸篇中。內經刺熱篇所謂五臟熱者是何病。其刺熱有五十九穴之多。曰。瀉胸中熱。瀉胃中熱。瀉五臟熱。瀉四肢熱。此五十九穴。皆熱毒注藏之所。他熱病何至佔據如此經穴之多。且刺他熱病。亦何至盡刺五十九穴之多。惟斑疹大熱在身。神明昏亂。邪毒深入臟腑而不去。乃須按此五十九穴而盡刺耳。否則熱不退而血不清也。故余謂斑疹刺法。卽按此刺熱法。先取肺俞心俞諸穴以洩臟熱。再取頭上五行。或以稜針出血。或以細針瀉氣。以洩諸陽之熱。再取大杼膺俞諸穴。以洩胸中之熱。再取三里氣街諸穴。以洩胃中之熱。至四肢熱還

不退者。再取雲門髃骨諸穴瀉之。輕者少刺幾穴。重者多刺幾穴。或分數日。盡刺無遺。謂癰疹有不愈者。吾不信也。

## 刺

## 痺

內經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其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着痺。按此痺症之成。未有不由風寒濕三氣凝聚而成者。而三氣之在人身。又有多少偏勝之勢。風氣較多而勝者。則流走無定。或上或下。以風性善行而數變也。寒氣較多而勝者。則牽引收縮。疼痛更甚。以寒氣能使脈絡拘急也。濕氣較多而勝者。則流注關節。沈着不去。以濕氣易於凝聚閉結也。痺氣之成。其初在皮膚筋骨間。久則內入五臟。病重而難治。蓋五臟各有所合。如肺合皮毛。心合脈。脾合肌肉。肝合筋。腎合骨是也。故岐伯謂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則內舍於腎。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則內舍於肝。脈痺不已。復感於邪。則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則內舍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則內舍於肺。痺人何臟。則何臟之病象自見。痺在肺。則煩滿喘而嘔。痺在心。則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噓乾善噫。厥氣上則恐。痺在肝。則夜臥而驚。

多飲。數小便。上爲引如懷。痹在腎。則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痹在脾。則四肢解墮。發欬嘔汁。上爲大寒。此痹之傳入五臟者也。如痹在腸間。則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痹在胞則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溢於小便。上爲清涕。腸胞爲六腑之二。岐伯痺論。只言腸胞。而未道及他痹病狀者。非缺文也。言腸胞痹狀。而他腑痹狀。亦可類推矣。况九論下文又曰。六腑之成痹也。亦以其飲食居處爲病本也。蓋六腑各有俞穴。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飲食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腑。按此六腑成痹之由。皆循六腑俞穴而入。在何腑則有何腑之病狀。各按病狀行鍼。自無差謬。大抵痺在腑者易治。痹在臟者難治。痹在皮膚間者易已。痹在筋骨者難已。至其或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濕。或燥者。皆有由成。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寒氣多故痛也。不仁者是痛久入深。營衛之行滯。經絡時疏。皮膚不營。故不仁。其寒者是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多寒。其熱者是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多熱。其汗多而濡者。以其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則汗出而濡。陽氣多。陰氣衰。遇熱太甚。兩陽相感。則燥而無汗。痺在骨則身重。在脈則血凝而不流。在筋則屈而不伸。在內則不仁。在皮則寒。寒甚者則多痛。故名曰痛痹。至刺痹之法。當先審痹氣之所在。然後分經取穴。在腑針腑。在臟針臟。岐伯曰。五臟

有俞。六腑有合。蓋言痹在臟則取臟之俞穴以刺之。痹在腑則取腑之合穴以刺之。肝之俞穴曰太衝。心之俞穴曰大陵。脾之俞穴曰太白。肺之俞穴曰太淵。腎之俞穴曰太谿。何臟有痹。則取何臟之俞穴以刺之。胃之合穴曰三里。膽之合穴曰陽陵泉。大腸之合穴曰曲池。小腸之合穴曰小海。三焦之合穴曰委陽。膀胱之合穴曰委中。何腑有痹。則取何腑之合穴以刺之。此內經刺痹之法也。又靈樞周痹篇論衆痹周痺之刺法曰。衆痹者。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左應右。以右應左。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刺此者痛雖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按此所謂衆痹者。善病在一處。則痛亦在一處。隨發隨止。隨止隨起。特以左右之脈相同。故左可應右。右可應左耳。刺此者痛雖已止。還當刺其原痛之處。勿令再起也。又論刺周痹之法曰。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刺此者先審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按此周痹者。在於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非若衆痺之在於左右各當一處者。之有定所也。故刺此者先審病氣所發所止。從上而下者。則先刺是經在下各穴以遏病氣。再刺是經在上各穴以脫病根。而不使之復下矣。從下而上者。則先刺是經在上各穴以遏病氣。再刺是經在下各穴以脫病根。而不使之復

上矣。統觀內經痺論及周痹論。大抵刺痹之法。不外分經取穴。在臟針俞穴。在腑針合穴。在皮肉筋骨。針皮肉筋骨。五臟有俞。六腑有合。斯言也。岐伯已示人刺痹之法矣。然針痹者不止此也。在醫者審察陰陽。辨明經絡。勿失標本先後之序耳。至針後行灸。尤見奇效。岐伯曰。刺痺者熨而通其瘀堅。轉引而行之。蓋風寒濕沈着不去。久則絡結而掣瘀堅實。非熨而通之。無以散其痹。故針後用艾灸穴。較他病尤宜多壯。蓋不灸則痹不易去也。張仲景論血痹治法曰。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曰針引者。亦針灸並行意也。

瘀 音契、抽掣也。

## 刺水腫

內經靈樞水脹篇。論水病之始起。曰。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又言水腫有膚脹。鼓脹。腸覃。石瘕之別。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蹙蹙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者。身皆大。大與膚脹等。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腸覃者。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癥而內者。惡氣乃起。瘕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臍。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其此候也。石瘕者。生於胞門。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衄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按此論水病之成。是以人受寒水之邪。則結而成腫。水溢皮間。則成皮水。水溢肌膚。則成膚脹。水流於空郭。則成鼓脹。水客於腸外。成則腸覃。水聚於子門。則成石瘕。張仲景本是意以立五水之名。曰風水。曰皮水。曰正水。曰石水。曰黃汗。風水者。因風氣而成水也。水因風結。脈必浮。外證身體疼痛。必惡風。皮水者。水溢皮間。脈亦浮。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正水者。水在裏。脈不浮而沈遲。多喘。石水者。水在下。脈亦沈。腹滿而不喘。黃汗者。脈沈遲。身發黃。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脹。按此五水分別。皆腫在皮膚。故脈浮而不沈。所異者。惡風者爲風水。不惡風者爲皮水耳。故云皆當發汗以求愈。正水石水。皆在裏。故脈皆沈。然石水在下。卽內經石瘕之類。未傷中氣。故不喘而腹滿。正水則在裏而傷中氣。故多喘。黃汗係水邪傷脾。故身發黃而脈亦沈遲。五水證雖不同。而以藥治之者。不外發汗利小便二者而已。仲景又曰。諸有水者。腰以上腫。當發汗。腰

以下腫。當利小便。又曰。小便數者。不可發汗。後世本是意以治水腫。發汗則用五皮飲之類。利小便則用五淋散之類。而以針刺之者。諸書概少發明。豈知刺水腫。不外腎與膀胱。及太陰肺經諸穴耳。岐伯曰。腎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者。尻上五行。行五者。皆腎俞也。按此尻上中行爲督脈經穴。旁四行係太陽膀胱經穴。而皆曰腎俞者。以腎與膀胱相表裏。故曰。腎俞也。脊中五穴。卽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強也。次兩旁各五穴。卽大腸俞、小腸俞、膀胱俞、中膂俞、白環俞也。又次兩旁各五穴。卽胃倉、盲門、志室、胞盲、秩邊也。又曰。伏兔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三陰之所交結於脚也。按此所謂伏兔上各二行。每行有五穴者。是謂腎脈所通之街。中行任脈兩旁。有中注、四滿、氣穴、大赫、橫骨、五穴也。又次兩旁。有外陵、大巨、水道、歸來、氣衝、五穴也。且足經之三陰所交結者。必在於脚。謂內踝上三寸三陰交穴。係肝腎脾三陰經之交結處。此一穴尤爲刺水腫要穴。蓋刺一穴而三經兼治者也。又曰。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太衝。按此所謂踝上各一行。每行有六穴者。是謂兩腿內踝上。有復溜、陰谷、照海、交信、築賓、諸穴。合太衝爲六穴。此六穴爲腎經穴名。腎與衝脈。並皆下行至足。合而盛大。故曰太衝。尻上五行。每行五穴。是五五二十五穴。伏兔上兩行。每行各五

穴。共計四行。合之爲二十穴。踝上各一行。每行六穴。是二六十二穴。通共五十七穴。腎水邪出入宿客之所。故治水者。皆於此五十七穴取刺焉。凡人飲水入胃。由胃滲出。走油網。歷三焦。而下達於膀胱。其水道則有兩。大水管緊連兩腎。水管下口。直通膀胱。故岐伯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水由胃滲出。全賴腎經水管以行其決瀆。腎氣不化。則二便閉塞而胃上滿。故曰。關門不利。而水病成也。所謂肺主制節通調水道者。蓋以飲水入胃。由胃滲入膀胱而爲溺。人不能飲若干溺若干。必得肺氣導引心火下降。化氣爲衛爲汗後。餘剩者乃入膀胱而爲溺。若肺氣不調。則水不化氣而水停。故肺爲水之上源。上源不利。則聚水而成腫。岐伯曰。水病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故水病下爲附腫。大腹上爲喘呼。不得臥者。標本皆病。故肺爲喘呼。腎爲水腫。肺爲逆不得臥。分爲相輪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按此水病刺法。在審標本。獨下腫者治其腎。兼喘呼者並治標。腎俞五十七穴。皆宜按法針灸。大抵水腫之成。有因氣結而成者。名爲氣脹。有因血結而成者。名爲血脹。因氣結者。兼理其氣。因血結者。兼治其血。視何部先腫或腫甚。則從何部取穴先刺。在背則先取尻上五行各穴。在腹則先取伏兔上五行各穴。在兩腿則先取踝上腎經各穴。至二陰交一穴。

爲腎肝脾三經交會之所。尤係刺水腫要穴。其他如任脈經之上脘。中脘。下脘。建里。水分。石門。陰交。關元。氣海。諸穴。腹腫者皆宜取刺。刺後出針。則宜多灸。蓋水腫概係寒邪所致。水不化氣。則聚而爲腫。得艾火溫散。則水氣易爲流通。然尤必多針幾次。多灸幾狀。蓋脹久不止一處。今日消散。明日或被水浸。非數次針灸。無以開其閉結。腹上水分一穴。係泌別清濁之處。有灸至百餘狀之多者。三陰交與復溜諸穴。有針至六七次者。大抵刺水腫者。刺背則背消。刺腹則腹消。刺腿則腿消。輕者消減大半。重者雖一時不能盡消。而所針穴旁。亦見瘦損。輕者一二次則見消散。重者今日消散。越日又腫。再刺再灸。亦日見消散。徐靈胎云。水旺必尅脾土。脾土衰。則偏身皮肉皆腫。不特一經之中。有水氣也。若僅刺一經。則一經所過之地。水自漸消。而他經之水不消。四面聚會。并二經已瀉之水。亦仍滿矣。故必周身腫滿之處。皆刺而瀉之。然後其水不至復聚耳。內經五十七穴。皆水氣宿客之所。必盡刺之而後可。按此說。謂水腫刺一經。取一穴。不能全愈。亦是有經驗之說。但謂五十七穴。必須全刺者。其說未免太拘。蓋此五十七穴。皆水氣出入之所。聖人不過示人以刺法。徐謂不能於一經一次求愈。是必已刺復腫。故爲此說。然刺水腫在審致病之原因。因氣。因血。因寒。因風。各宜探本尋源。五十七穴而外。還有當刺之經。

人身經絡之所藏者血。而行血者氣。氣爲血之帥。血爲氣之主。雖血爲氣滯。時有不能流通之勢。而血之在人身。無論瘦肥大小。皆有定量。醫者能瀉氣。能補氣。能去惡血。而不能添好血。故血閉能開之。血積能通之。血停血滯。能行之散之。若欲以微細針頭。當時增益血量。必無是理矣。內經曰。從衛取氣。從營置氣。蓋以針之所行者氣。而血量減少。不能驟爲添補。故不曰置血取血。而曰置氣取氣。是深明氣血之所由生也。實病是邪氣有餘。邪氣多則血絡滯。血滯而血不流通矣。故從營置氣。去其邪而血自行。虛病是正氣不足。正氣不足。則穀氣減。穀氣減。則未能奉汁化血。血不生而血自少矣。故從衛取氣。氣足則穀化。穀化則正氣多。正氣多。則能化血而血自生。故補血者。仍是補氣也。血無補法。補氣者。卽是補血也。

## 刺傷寒

針灸大成引神應經諸傷寒刺法曰。傷寒頭痛。取合谷。攢竹。太陽。刺之。傷寒身熱。取陷谷。呂細。三里。復溜。俠谿。公孫。太白。委中。湧泉。刺之。傷寒汗不出。取風池。魚際。經渠。刺之。傷寒過經不解。取期門刺之。傷寒餘熱不盡。取曲池。三里。合谷。刺之。傷寒腹脹。取三里。內庭刺之。

故有洗刷腸間治法。豈知腸間發炎。皆有來源。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痢而下血者。其原則在心肝脾三經。肺主通調水道。傳送膀胱而化氣。則二便不失其常。若肺失其傳送之力。水停氣滯。則痢下白濁而病水。病水者。原在肺。膿血兼下者。是水分血分皆病。調氣以肺爲主。調血以心肝脾爲主。昔人云。調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蓋氣血水火。互相爲用。未有病氣而血不病者。亦未有病血而氣不病者。又未有病氣病血而水不病者。仲景治氣痢。則云宜利小便。蓋以氣因水滯。而別走大腸也。故利水則氣自舒。至下痢清穀。小便短而水從大腸泄瀉者。又以腸胃泌別清濁之地。爲寒氣所滯。致水不能滲入膀胱。而別走腸間也。是又水因氣病矣。故調氣則水自利。古書言洞瀉及下膿血。統名爲痢。後醫強分爲二。其實病水病氣病血。及裏急後重與否。不過輕重淺深之別耳。病水病氣者。先爲洞瀉。上干血分。氣滯甚者。則兼下膿血。仲景曰。下痢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圍膿血。又曰。下痢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圍膿血。以有熱故也。可見洞瀉爲輕。膿血爲重。人初病洞瀉。久則變爲膿血痢者。比比然也。故無論水瀉。鳴瀉。便膿。便血。總以調氣調水調血爲目的。以藥治之者。不外按病立方。以針刺之者。亦不外辨經取穴。如係下痢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服藥宜通脈四逆湯。用針則宜取腹上氣海天樞

及三陰交等穴。用平補平瀉法。以調和其氣。鍼後各灸十數壯。則寒退而陽回。痢疾自愈。如係熱痢下重。服藥宜用白頭翁湯者。用鍼則宜取肝之期門章門。及三陰交等穴。以瀉其鬱熱之本。再取胃之三里。天樞。上下廉。以瀉腸胃火熱之標。鍼後不宜多灸。以熱痢故也。膿多無血者。責在水分。則宜取肺經肺腧經。及腹上水分。天樞。三焦募穴。腿上復溜。陰陵。三陰交諸穴以瀉之。惟水分宜灸。不宜多鍼。獨血無膿者責在血分。則宜取肝之期門。脾募章門。及腹上關元。帶脈。腿上三陰交。諸穴刺之。膿血兼下者。是水分血分皆病。則照上所取調血調水各穴擇刺之。如係下痢脈滑。或心下堅者。是因宿食而致痢。服藥宜大承氣湯者。用鍼則宜取中脘。三里。天樞。及上下廉。各穴刺之。下痢譫語。有燥屎。服藥宜小承氣湯者。用鍼亦宜照大承氣症所取諸穴擇刺之。如下痢後脈絕。手足厥冷者。此症最爲危險。一日夜脈不還手足不溫者。十有九死。故治之刻不容緩。急於腹上氣海。關元。天樞。三里。等處。不住用艾行灸。以脈還手足溫爲度。灸至百壯之多。不爲過量。蓋陰寒凝聚。陽厥不回。不多灸病不愈也。如下痢後腹脹滿。身體疼痛者。是外感內傷表裏兼病之狀。服藥者是先攻裏後攻表。攻裏用四逆湯。攻表用桂枝湯。行針者亦宜先取腹上氣海。天樞。等穴。多灸以溫其裏。再取風池。風府等穴。以通其表。則表裏兼治矣。

總之刺痢之法。不外少陰厥陰太陰陽明諸經耳。有兼症者。再兼刺他經。昔人云。無積不成痢。故刺痢疾者。多瀉而少補。用補針者。必是因痢久不愈。脾胃虛弱。先瀉他經之邪。審係脾胃虛弱不化者。乃取三里。氣海。略補之。以藥治痢者。嘗云。痢無補法。行針者亦何獨不然。針灸大成引神應經刺痢諸穴。概歎詳明。又未能分經施刺。故學者苦無所遵。一遇痢疾。混爲針灸。刺不效而謂痢疾難治。且云針灸不能獨收全功者。誤之甚焉。夫針藥並進病愈更速。若謂針灸不能治痢者。是辨症取穴失實也。蓋痢久病深。針一二經刺一二穴。未能卽愈。余等嘗針一村農痢疾。取穴至二十餘處。行刺至六次之多。灸氣海。三里。至百壯。而疾始愈。可見針一不效。而輒停刺停灸者。積邪莫除也。治痢疾者。盍審諸。

圈、音青。廁也。古人謂廁爲圈者。以汙穢常當掃除也。

鴨瀉、鴨糞也

燥屎、乾糞也

譴、之廉切。音詹。病而多言妄語也。

神應經刺痢諸穴。詳名醫刺法卷內。

痢利同用。



## 刺塊

氣塊由積聚而成。其形狀不一。其地位亦無定。有橫懸心下者。有盤據腹中者。有見於臍上者。有見於臍下者。見有於臍之左右上下者。內經所謂奔豚伏梁及癥瘕之類是也。大抵塊形之成。不是凝痰。亦是裹血。故以藥力治之者。不外抵當丸。化滯丸。及膈下逐瘀湯。真人化鐵湯之類。以鍼灸治之者。諸書多歉詳明。惟神應經鍼氣塊。謂腹中結塊。有頭有尾。鍼時必先以手揣摸塊形。辨明首尾。卽用鍼先於塊頭取一穴。鍼二寸半。灸二七壯。繼於塊中取一穴。鍼三寸。灸三七壯。終於塊尾取一穴。鍼三寸半。灸七壯。夫治塊必多鍼幾穴。刺之分寸。又較鍼他病爲深。其說亦是。但僅言刺之淺深。灸之壯數。而未說出如何消法。邪從何出。且又言頭言尾。而未道及陰陽經絡。其刺法多不完全。况塊形雖殊。總不離腹之上下左右。直臍而上者爲任脈。俠臍兩行。旁開一寸。爲足少陰腎脈。俠腎脈兩行。旁開一寸。爲足陽明胃脈。胃之天樞二穴。距臍二寸。是陽明距腎脈一寸。距任脈二寸也。衝脈並足少陰腎經。俠臍兩旁上行。起於胞中。導腎氣上行而交於胃。導血下行以至胞。而交於腎。故曰。並於腎。麗於陽明也。衝脈無穴。鍼腎卽是鍼衝。陽

明胃脈兩旁。爲厥陰肝脈。肝脈環陰器。抵小腹。俠胃。貫膈。布脅肋。而上循喉嚨之後。塊形之成。有在任衝者。有在肝腎者。有在陽明胃絡者。地位雖殊。而以鍼消化之意則同。故無論男婦老幼。凡有塊氣者。必先切脈問苦。辨塊之地位方向。審塊之出入道路。如果塊在任衝兩脈。則就任衝兩脈取穴。以洩其邪。如在腎與陽明兩脈。則就腎與陽明兩脈取穴。以洩其邪。陰升陽降。刺各不同。如在兩脅肝脈間。則就肝脈取穴。以洩其邪。塊距正經遠。近任衝則鍼任衝。塊形近腎與陽明。則針腎與陽明。塊形近肝則鍼肝。如在兩脈中間。則就兩脈近塊處。各取一穴以鍼之。塊形堅硬者。雖距經較遠。無穴可取。亦必於塊中就近取穴。鍼之以和其氣。至接經取穴鍼過後。更必於是經下邊。復取一穴。鍼之以開其路。蓋塊有由結。亦有由出。大小便爲塊氣出走之路。無論是痰是血。解其結而散其聚。是痰仍使由水道導出。是血仍使由微絲管化出。近腸胃者歸腸胃。在孫絡者。則由孫絡導歸大絡。由大絡導歸正經。鍼塊中以活動其氣。鍼塊邊以洩瀉其邪。氣和形動。則又就下取穴。引邪外出。以輸送其氣。使之由路而出。不至再結。則有形化爲無形矣。至鍼之次數。未可預定。邪輕者一二次即可消化。若積聚年久。一二次未能消化者。不妨多鍼幾次。或多取幾穴。蓋塊大而堅結者。非留久多鍼。不能軟堅遽化也。刺之淺深亦不必泥執。

神應經鍼塊頭深二寸半。鍼塊中深二寸。鍼塊尾深三寸半之說。蓋塊之位置不同。聚結之淺深亦異。有二寸三寸探及病邪者。亦有寸餘探及病邪者。鍼塊以探及病邪爲中的。不以預定淺深爲法則。人之肚腹肥瘦不同。塊氣之積聚上下亦多殊。鍼果探及病邪。則爲痛爲麻。就進鍼就有知覺。祇在醫者察其面色。聽其呬息。及勤爲問訊耳。果痛與麻。則鍼已及病。雖深入不過寸餘。亦爲探及病邪。隨使手法。不至無效。否則泥守三寸深入之法。非惟過量。而皮肉淺薄者。難免有刺此傷彼之慮。况塊不在正經。而多在旁絡油膜之間。腸胃之外。由氣結而成者。以鍼散其氣而塊自化。由水聚而成者。以鍼導其水而塊自消。由血瘀而成者。以鍼散其血而塊自移。無論在陽在陰。總不外通經洩氣。解結開閉諸法耳。故進鍼落穴後。則用六陰數。不住搓轉。以洩其邪。又將鍼孔搖大。使塊邪由孔洩出。再用子午搗臼法。慢按緊提。使塊邪隨鍼頭帶出。由裏達表。卽從營出衛。塊有堅結不稍移動者。則又用龍虎交騰法。先施九陽。繼施六陰。一補一瀉。以激動其氣。法雖不一。而洩瀉則同。塊果活動而轉移。則由孫絡歸大絡。由大絡歸正經。由正經歸六腑。腑主傳送。不由氣道而出。亦由水道而行矣。塊於何有。

刺塊與刺他病較。有難易之別。他病雖滯着不行。不至如積塊之頑錮不靈。故鍼他病時。略用循

切按摩。及指鍼補瀉手法。則可使氣道活動。血脈流通。惟塊積聚年久。凝痰裹血。堅結而滯着一處。有如死物。若照鍼他病之循切按摩。恐不足以和其氣而軟其堅。故於刺塊前。必先審察方位。辨別經絡。順其出入道路。上下四旁。着實推轉。推轉活動。然後按法進鍼。以行手法。則氣和而鍼易爲力矣。

神應經刺塊法詳名醫刺法卷內

## 灸

## 塊

神應經灸塊壯數。頭尾中各有不同。灸塊頭多至一七壯。灸塊尾不過七壯。灸塊中增至三七壯。蓋以塊頭塊中。凝結不開。故壯數較多。塊尾則既已鍼過二穴。結氣漸散。故灸不過七壯。其實泥矣。塊之成形不一。有由寒氣凝結者。有由熱邪積聚者。有堅硬如石者。有和軟移動者。有大者。有小者。審係寒氣凝聚。則不妨多灸。熱邪積聚。則不宜多灸。或不灸。堅硬者宜多灸。和軟者宜少灸。塊形較大者宜多灸。塊形較小者宜少灸。艾性溫而散結氣。只求散其結則止矣。未可拘於壯數也。至灸塊之法。亦如灸他病手緒。起鍼後勿閉鍼孔。勿稍移動。將艾炷安置穴眼上。按法燃炷。炷形宜較灸他病略大些。蓋炷粗則易於散結。所灸處又在肚腹故也。

神應刺塊法詳名醫刺法卷內

刺

瘡

岐伯曰。寒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爛筋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脈敗漏。薰于五臟。臟傷故死矣。又曰。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癰輕而疽重。癰者擁也。疽者阻也。黃帝曰。癰疽不得頃時回。謂刺之不可遲延時頃。而使邪毒回轉也。故又曰。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二瘡。與纓脈各二。腋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暴癰筋軟。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其經俞。夫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者。癰在氣分也。故刺手太陰與纓脈。在絡脈之旁。皮膚之間。使邪毒從氣分而出也。腋癰大熱。是癰在血分。故刺足少陽與手心主。並太陰大骨之會。使邪毒從血分而出也。暴癰筋軟。隨分而痛。是癰毒更深。在筋骨之間。故表汗不出。骨傷髓消。而胞氣不足。治在經俞者。謂隨其所痛之經。而深入瀉之。取是經之

俞穴以刺也。內經刺癰之法。散見於通評虛實論。及癰疽等八十一篇中。後世註解歉詳。故多誤會處。惟針灸大成引劉河間分經刺瘡瘍法。取他書瘡毒灸法。亦多簡略未備。河間曰。凡瘡瘍須辨經絡部分血氣多少。俞穴遠近。從背出者。當從太陽五穴選用卽至陰。通谷。束骨。崑崙。委中也。從鬚出者。當從少陽五穴選用。卽竅陰。俠谿。臨泣。陽輔。陽陵也。從髀出者。當從陽明五穴選用。卽厲兌。內廷。陷谷。衝陽。解谿也。按河間此說。以爲瘡瘍當辨經絡。後背發者。是太陽經。太陽行身之背也。從鬚發者。是少陽經。少陽行身之側也。從髀發者。是陽明經。陽明行身之前也。故各取是經之井榮俞經合各穴。以瀉其邪。言足三陽。則手三陽可知矣。手足三陽選用五穴。則手足三陰之選用五穴。亦可知矣。其他在督在任。亦可引伸觸類。按經洩瀉。大抵瘡瘍之成。原因不一。有寒凝者。有熱結者。有因風腫而結者。有因濕鬱而結者。其發見之地位原無定。而在陰在陽亦各殊。故刺瘡瘍者。必先切脈觀色。辨明陰陽。是寒凝。是熱結。是因風腫而成。是因濕鬱而起。審係在氣分。在血分。在筋骨。則照內經所取經絡而刺之。由陽經而發。則取陽經各穴以刺之。由陰經而發。則取陰經各穴以刺之。在某經。刺某經。河間按經取穴。最爲得法。若醫學入門雜病歌云。癰疽初起審其穴。只刺陽經不刺陰。頗乖聖意。內經明言刺手太陰。刺手心主

。又曰治其經俞。何云不刺陰乎。况瘡雖由氣結而成。而未有不滯其血者。以湯藥治瘡之初起者。無不加散血逐瘀之品。心主血脈。肝藏血。皆陰經也。不刺陰。何以解血結而瀉血瘀乎。

## 灸

## 瘡

瘡毒結成。用艾灸之者。有兩層意思。一是瘡毒初起。氣血凝聚。灸之以散其結。結解而氣血自通。一是瘡毒既潰。氣虛不能遽化惡血而爲膿。灸之以助其氣。氣盛而血易化。劉河間有針瘡瘍法。而未說出如何行灸。針灸大成有灸瘡毒法。而未言及用針。對於治瘡手續。多不完全。蓋針而不灸。與灸而不針者。皆得半失半也。針風寒積聚。針後行灸。針瘡毒。亦可針後行灸。如河間所論針瘡法。選用五穴。按經針過後。除禁灸各穴外。仍宜照針他病之行灸法。將艾炷安置針過穴眼上。按法燃燒。以散其積。較之隔蒜片蒜膏而行灸者。不更效速乎。况針後行灸。竅通而孔開。行氣散結。一壯可抵數壯。所辨者寒熱不同。初起。將潰。潰久。之別耳。寒者宜多灸。熱者宜少灸。或不宜灸。初起。潰久。宜多灸。將潰。宜少灸。至艾炷如何搓法。前論已詳。茲不復贅。

## 刺

## 小

## 兒

附灸法

針瘋病難。針小兒尤難。以其手足動搖。無法進針也。加之小兒驚懼啼哭。無知無識。束縛而強刺之。則又受驚氣亂。因恐氣下。是未針而已犯刺禁矣。况大驚大恐。氣亂且下。刺亦無益。此針灸諸書。所以獨少診治小兒之法。而除出血針外。未有論及刺法者。楊繼洲於針灸卷末。補載推掐各法。曰保嬰神術。曰陽掌圖各穴手法仙訣。曰陰掌圖各穴手法仙訣。以及一切手法歌。灸兒法。辨證別色。可謂詳且明矣。而獨未道及行針補瀉者。亦以爲小兒難刺。惟恃此按摩推掐諸法耳。豈知刺小兒與刺成人無異。刺小兒之手法。與刺成人之手法亦無異。不過刺成人之穴較深。刺小兒之穴較淺。刺成人之手法較多。刺小兒之手法較少耳。小兒無喜怒哀樂七情之感。而風寒燥濕六氣之侵。則與成人無異。加之小兒胎毒未盡。易于發生麻痘及黃水濕陰等瘡。其故一。脾胃柔弱。易于停食。多致中滿氣逆。而爲痰喘喉痛吐瀉等症。其故二。病雖不同。而按經取穴行針之理則無殊。謂爲難針者。必是針形不合。手法太拙也。執市醫之粗針以行刺。非惟小兒生驚懼。成人能不驚懼乎。一嗽插入天部以進針。非惟小兒痛難當。成人能不覺痛乎。故按摩推掐。爲進針前之手法。使果病輕邪淺。推按卽能愈疾。固不必再施針灸。以傷好肉。然邪毒較盛者。滯其經絡。侵及臟腑。則有非僅施手法能愈者。必亦審度病情。以決輕重。如果非針莫愈者。則不



妨檢極短極細毫針。乘小兒睡熟度量分寸。以取其穴。取穴既正。略爲爪切。將針安置穴上。仍以左手二指輕按穴邊。徐徐搓轉。亦如針成人之進針法。聽其呼吸以爲輕重。小兒略動。則爲停手。呼吸稍變。亦爲輕施。如在床上睡熟者。可先令乳母將乳頭對近小兒口邊。稍醒。則以乳喂之。醫者亦略爲停手。俟睡熟再行。如在乳母懷中睡熟者。照上以乳頭對近兒口。稍醒。亦如前法。且行針時。務必於乳母前。再着一人。緊依小兒身邊。兩手就醫者所針穴之上下圍護之。預防小兒伸動。致生意外危險。至應灸之病。亦如此法。針後行灸。仍照成人手緒。不過艾炷較小。燃不到炷底則可取去。以免傷肉受驚之慮。

## 灸 嗽 刺 法

昔岐伯論欬曰。五臟六腑。皆令人欬。不獨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五臟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臟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則爲泄爲痛。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

則腎先受之。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肝欬之狀。欬則兩脅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滿。脾欬之狀。欬則右脅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腎欬之狀。欬則肩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五臟久欬。移于六腑。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矢。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治臟者治其俞。治腑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

治臟者治其俞。張隱庵謂是五臟背俞各穴。卽肺俞心俞肝俞脾俞腎俞各穴也。馬元臺謂是五臟在手足之俞穴。卽肺俞太淵。脾俞太白。心俞神門。腎俞太谿。肝俞太衝也。其實在背之俞穴。與在手足之俞穴。或針或灸。皆能瀉洩各臟之邪。不必拘泥。治腑者治其合。辭明而尙無疑義。胃之合曰三里。小腸之合曰小海。膀胱之合曰委中。三焦之合曰天井。膽之合曰陽陵泉。大腸之合曰曲池。浮腫者治其經。張隱庵謂取肺胃之經脈以刺之。蓋以欬係水

邪。無不聚於胃。關乎肺。故獨取肺胃以爲治。豈知五臟六腑。皆令人欬。若因他經病欬而致浮腫。則獨取肺胃無效矣。上文既有俞穴合穴之治。則浮腫治經爲經穴明矣。脈之所行爲經。臟腑各有一經穴。肺之經穴曰經渠。大腸之經穴曰陽谿。胃之經穴曰解谿。脾之經穴曰商丘。心之經穴曰靈道。小腸之經穴曰陽谷。膀胱之經穴曰崑崙。腎之經穴曰復溜。心包絡之經穴曰間使。三焦之經穴曰支溝。膽之經穴曰陽輔。肝之經穴曰中封。分經施治。欬無不愈。若獨針肺胃兩經。難收全功也。

內經所論欬嗽。概多實症。並未說及失血虛勞欬嗽治法。尙不完全。蓋陰虛則精液不足。而陽有餘。陽虛則下焦不化氣。而陰液不升。俱足以使人欬嗽而久不愈。金匱所列四飲肺萎。及唐容川欬嗽論。均可參觀。若徒憑針灸施治。未能無嗽不愈。必亦先施針灸。以通其氣。再調甘藥。以益其虛。針藥並進。治法乃全。內經欬論。見素問。

欬 音概、逆氣也。意同嗽。劇。甚也

肱 音區、脅也。一曰旁開爲肱。膽汁。苦水也

## 刺 牙 痛 法

牙齒屬腎。腎主骨。齒爲骨之餘。然滿口之中。概皆屬胃。以口乃胃之門戶也。牙床尤爲胃經脈絡所繞。手陽明大腸經脈。起於手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廉。臚外前廉。上筋出髑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再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縫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循禾髎迎香而終。以交於足陽明。足陽明胃經脈。起於眼下。俠鼻交額。循鼻外。上入齒。還出俠口。環唇口。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顙。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俠臍。入氣衝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衝而下髀關。抵伏兔。下入膝髌中。下循胫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外間。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以交於足太陰。按此脈絡所行。上齒是足陽明胃脈所繞。下齒是手陽明大腸脈所繞。故牙疼多係手足陽明火熱所致。內經論疾診尺篇驗齒痛法曰。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上下熱。按此說是以熱之所在。驗痛之所在。上齒既屬足陽明。下齒既屬手陽明。則上齒痛。必係經胃之火。下齒痛。必是大腸之火。左上齒痛。則鍼左胃經穴。左下齒痛。

。則鍼左大腸經穴。右熱右痛者亦然。又靈樞雜病篇曰。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是以惡清飲不惡清飲。辨病之在胃在腸也。又內經繆刺篇刺齒痛法曰。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立已。手陽明。如商陽。合谷。等穴是。獨是牙疼既係手足陽明火盛之故。而此獨曰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何哉。蓋此症與他牙痛不同。必是牙齦腫硬。熱血凝聚不散。俗所謂牙癰症。久則腐化成膿是也。刺手陽明不已。刺足陽明亦無益。蓋熱血以將成膿。非從牙間腫硬處。用三稜鍼刺取惡血。無以解其結而出其毒。故曰刺齒中之脈立已也。大抵刺牙痛者。不外手足陽明。與足少陰腎經諸穴耳。陽明脈絡。繞牙床而入齒縫。故陽明有火。傳入牙間而致痛。齒爲骨之餘。骨病則驗齒。故腎將死。則齒垢而長。腎經有火或水虧。而火不歸原者。皆足以致牙痛。在醫者臨症審脈。分經施刺耳。在大腸。則商陽。二間。三間。合谷。諸穴皆可刺。在胃腑。則下關。頰車。大迎。內庭。厲兌。皆可刺。如因腎火上炎。則取呂細而刺之。如齦腫而不能嚼物者。兼刺手少陽三焦經之角孫穴。以三焦經脈。下頰至頤。邪傳口內也。如牙疳蝕爛生瘡者。兼刺任脈經之承漿穴。以承漿爲大腸胃任督諸脈之會。故口齒蝕爛生瘡。及暴瘡不能言者宜刺之。如齦腫惡寒者。刺手太陽小腸經之小海穴。及手少陰心經之少海穴。以小腸脈之支別者。從缺

盆貫頰上頰。又循頰上頰。心脈從心系上俠咽。而開竅於舌。下又絡小腸而與相表裏。故口舌生瘡。及齰腫惡寒者宜鍼之。又有本係肺火。傳入大腸。而上爲牙疼者。兼刺肺經之太淵穴。本係脾火脾脈連舌本。散舌下。因舌腫舌痛而牽引牙痛者。兼刺脾經之公孫穴。牙病不一。而按經取穴行刺之法亦各別。洞悉此義者。乃可以言刺齒。

頰 音拙。面秀骨也。

## 刺鼻淵

鼻塞腦悶流濁涕。內經謂爲鼻淵。得之者一時未能卽愈。鼻孔發燒。不住流涕。久則鼻痛難近。甚至不可忍受。此症常有。不限時候。然諸書猶少醫治妙法者。認病未確也。亦讀內經疏忽之過也。夫鼻流濁涕。謂因頭腦中風所致。而用發散頭腦風藥無效也。謂肺開竅於鼻。肺中風寒。故致鼻流濁涕。而用溫散肺經風寒諸藥。亦無效也。醫宗金鑑以辛夷花。薄荷。蒼耳子。枳殼等藥品治鼻淵。似較他方爲有見。然服之者亦未能藥到病除。甚至毫不見效。可見認病未確。則立方鮮驗。內經氣厥論篇曰。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按此膽脈起於目銳眦。

。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腦後諸穴。如風池。腦空。承靈。皆氣通於腦。故膽府有熱。上移至腦。腦熱則髓被熱蒸。從督脈下滲而爲濁涕。故俠鼻兩旁。時覺辛酸也。夫鼻淵既係腦熱。腦熱又由於膽熱。則徒治頭腦。未能清其源。獨理肺氣。亦爲失其本。宜乎諸藥之不效也。余等刺此症。獨取膽經風池二穴而鍼瀉之。一時並下二鍼。瀉少時。則髮燥變潤。鍼下汗出頭痛減而鼻涕止。直覺十服靈藥。無此奇效。可見治病在尋本。本絕而標自清。又可見風池爲少陽樞轉要穴。傷寒服少柴胡湯已遲。及熱入血室者。尙可鍼此穴求愈。况鼻淵小病乎。

## 刺跌打損傷法

跌打損傷。其形不一。有皮破出血者。有皮未破而肉色青腫者。有傷筋骨者。有傷肌肉者。狀雖不同。而其血氣凝滯。青腫疼痛。久則致成瘡疾。或變生他病者。比比皆是也。鍼灸諸書。概無鍼治跌打損傷之法。其實刺跌打損傷。與刺瘡疾無以異。瘡由氣血凝聚而結。是積漸使然。跌打損傷亦是一時氣血筋骨被傷。阻其營衛通行之道。故血爲之瘀。氣爲之滯。而腫痛之所由來也。筋骨肌肉被折。則氣血因而壅聚。血不流則阻氣。氣不通則滯血。若使氣血通利。則腫消痛止。被

折損傷處。亦無血結氣聚之患矣。故跌打損傷。除骨折筋折。另用接骨續筋諸法外。未有不宜鍼治者。然鍼非漫刺之謂。鍼瘡先辨經絡。鍼跌打損傷。亦宜先辨經絡。經絡何處被傷。則何處凝滯。亦卽何處之血氣不通。故行鍼時。務先於腫痛損壞處。辨明經絡。究竟傷何經。折何絡。如傷腿上太陽經。則取太陽之委中。承山。崑崙。諸穴以瀉之。如傷腿上少經陽。則取少陽經之環跳。光明。絕骨。諸穴以瀉之。如傷腿上陽明經。則取陽明經之三。里。上廉。下廉。諸穴以瀉之。傷腿上陰經亦然。傷頭面腰背肩臂。亦無不然。傷肝經。鍼肝經。傷脾經。鍼脾經。傷腎經。鍼腎經。就腫處附近取穴。以通其所滯。再就所傷經絡遠處取穴。以開其氣道。務使氣血流通。則腫痛自然消除矣。

## 刺耳聾

腎開竅於耳。爲司聽之神。故兩耳屬腎。然腎脈却不上頭。其精氣之注於耳者。假道心與小腸之脈。唐容川曰。耳神所居。其形如珠。皮膜包裹真水。若真水破。則耳立聾。有爲大聲所震而聾者。皮膜破也。或聾或不聾者。心腎不交也。有先耳鳴而後耳聾者。是腎虛不能閉藏陰氣。壅塞於陽



竅也。若因外感暴聾。總不外少陽一經。足少陽膽經脈。繞耳輪。手少陽三焦經脈。入耳中。邪氣壅塞。聽宮爲其所掩。則暴鳴暴聾。而莫之能聞。靈樞論疾診尺篇載發矇之法曰。刺此者。必于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于耳。此其輪也。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于鍼也。按此發矇者。則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而必于日中者。蓋日中陽光正盛。又爲心經小腸營氣流注之時。聽宮本手太陽小腸經穴。心與小腸相表裏。故刺此者。必于日中也。耳鼻眼七竅相通。刺耳則氣動于眸子鼻孔。刺眸子。則氣動于耳鼻。故刺耳邪者。以手堅按其兩鼻孔。而疾偃其聲氣。則聲氣必應于耳矣。卽此發矇刺心經小腸之法。而刺腎經刺肝膽之法。亦可類推矣。如係腎虛。則補腎。如係膽火。則瀉膽。如係心腎不交。則就心腎兩經而兼調之。如係年久病深。則可多刺幾穴。多鍼幾次。非皮膜破而真水不能復生者。未有不愈之疾也。

## 刺目

五臟六腑。皆上注於目。腎主骨。骨之精爲瞳子。瞳子爲水輪。瞳子有病。求之腎。肝主筋。筋之精爲黑眼。黑眼爲風輪。黑眼有病。求之肝。心主血。血之精爲絡。絡卽白珠外之結肉。裏結於眼。

角內者是也。血絡爲血輪。血絡有病。求之心。肺主氣。氣之精爲白眼。白眼爲氣輪。白眼有病。求之肺。脾主肌肉。肌肉之精爲約束。約束卽眼皮。乃胃脈所繞。脾經肌肉之精所結聚。眼皮爲肉輪。眼皮有病。求之脾胃筋骨氣血之精。皆與脈絡並注於目系。上通於腦。五臟之精。皆由項後入腦。由腦通目系而入於目。氣輪血輪肉輪有病。藥氣可由喉嚨頭顙而上通於腦。其絡最捷易治。若黑珠風輪有病。必循肝脈而上入於腦。其路略深。若瞳子水輪有病。必由腎經督脈而上入於腦。其路更深不易治。岐伯曰。諸脈皆屬於目。太陽脈起目內眥。少陽脈起於目外眥。陽明脈繞眼下承泣諸穴。厥陰脈入腦而交於目系。足少陰腎脈。從督脈入腦而通於目系。手少陰心脈。其支者。上俠咽而繫於目系。准太陰脈未終於目。而氣隨諸脈上升。故肺受濕熱。而白眼卽多生翳。諸脈旣皆入目。則諸脈有邪。皆足以致目疾。故刺目者。必先審察陰陽。辨明經絡。而後鍼灸無不效。內經論疾診尺篇曰。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胸中。是卽目色而知病之所在也。又曰。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是卽眼之赤脈部位。而知病生何經也。按此雖未明言治法。而旣知眼疾之生於何經。則從何經取穴以去其病。已在言外矣。又靈樞熱病篇曰。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蹻。按此

內眥是足太陽膀胱經之所起。睛明穴之所在也。從內眥始者。是病邪先由膀胱經起也。陰蹻脈氣。發於照海穴。腎經穴名也。腎與膀胱相表裏。故膀胱有疾。取之腎經。照海穴在足內踝骨下四分。所謂病在上。取之下也。馬元臺曰。取照海行補法。補陰則陽退也。市醫鍼眼。亦不外瞳子膠。上星。睛明。攢竹。合谷。臨泣。太谿。行間。大小骨空。期門。光明。風池。諸穴。然有效有不效者。辨症未確也。蓋眼既分五輪。五輪又各有所屬。則臟腑有邪。皆能上目。故無論翳膜大小。赤脈多少。必須驗脈問病。先審邪熱之起于何經。視眼察色。再審赤脈之始於何部。先由內眥起者。爲太陽。則先瀉太陽之穴。先由外眥起者。爲少陽。則先瀉少陽之穴。先由眼下而上者。爲陽明。則先瀉陽明之穴。眼皮肉輪先病者。則先取脾經各穴以刺之。黑眼風輪先病者。則先取肝經各穴以刺之。白眼氣輪先病者。則先取肺經各穴以刺之。結絡血輪先病者。則先取心經包絡各穴以刺之。瞳子水輪先病者。則先取腎經各穴以刺之。先刺病本以清源。再取眼之附近各穴。如瞳子膠。睛明。絲竹空。上星。攢竹。臨泣。四白。等穴。以瀉其標。標本無遺。疾無不愈。至年深病久。一次未能即愈者。又必多鍼幾穴。鍼後繼以藥力。則翳退而目自明矣。

## 刺咽喉

咽喉爲肺之關。胃之門。少陰心脈之所絡。肝經衝脈之所夾。故咽喉腫痛。未有不關係此四經者。唐容川曰。凡咽痛而聲不清利者爲肺火。肺主氣。氣管中痛。故聲不清利。咽痛而飲食不利者。爲胃火。胃上口卽食管。食管痛。故飲食不利。咽喉痛而上氣頰赤者。肝經衝脈逆上之火也。楊繼洲引張戴仁喉痺論曰。手少陰少陽二脈並於喉。氣熱則內結腫脹。痺而不通則死。後人強立八名。曰單乳蛾。雙乳蛾。單閉喉。雙閉喉。子舌脹。木舌脹。纏喉風。走馬喉閉。熱氣上行。故傳於喉之兩旁。爲腫爲痛。以其形似。故曰乳蛾。一爲單。二爲雙。比乳蛾差小者。曰閉喉。一面爲單。兩面爲雙。熱結舌下。復生一小舌。曰子舌脹。熱結於舌中而爲腫。曰木舌脹。木者。強而不柔和也。熱結咽喉。腫繞於外。且麻且痛而大者。曰纏喉風。暴發暴死者。曰走馬喉閉。名雖不同。總不外熱結炎上之理。治之之法。刻不容緩。以其係要害機關。非惟走馬喉閉。生死在反掌。卽他喉症。亦皆危險可懼。稍一失治。命多不保。惟所列刺法。僅少商。合谷。豐隆。湧泉。關沖。數穴。實未盡鍼治咽喉之義。夫少商肺之井穴也。此五穴故皆能治喉。然僅恃此五穴以治喉。恐有不能必效之勢。蓋火性炎上。各經傳送不一。有直接絡喉而爲腫痛者。上亦有間接喉而致腫痛者。各經絡與咽喉有關係者。皆能致腫痛之疾。故喉症多由肺胃心肝任衝各經火熱所成。則鍼

治亦宜按肺胃心肝任衝各經施刺。係某經火熱所致。則先瀉某經之火。故有瀉少商·尺澤·經渠·列缺·魚際·而愈者。病在太陰也。有瀉合谷·二間·三間·曲池·商陽·陽谿·頰車·而愈者。病在陽明也。有瀉液門·中渚·關冲·外關·支溝·而愈者。病在少陽厥陰也。有瀉內關·大陵·間使·中衝·而愈者。病在少陰也。有瀉天突·中脘·或灸臍中而愈者。病在任衝也。病非一經。則刺難預拘。審症辨脈。以爲取穴施鍼之訣。則喉症愈矣。至天突一穴。尤爲治喉必鍼之所。蓋天突位於結喉之下。距腫痛處最近。且任脈又爲陰脈之總。瀉任則是瀉各陰。故取效最多。見效亦最速。嘗以此穴鍼喉症。往往十愈其九。蓋瀉其近邪。再按經取穴。以除其遠邪。則腫無不消。痛無不減矣。內經曰。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缺盆中。卽天突穴也。俠頤。爲大迎穴。胃脈也。卽此可知刺喉之法矣。

### 鍼咽喉有眞寒假熱之辨

咽喉腫痛。或成雙單乳蛾。甚至潰爛流出膿血者。固由熱毒上結而成。然火有虛炎。不盡實症。常有下焦陰寒積聚。火不歸原。孤陽上越而成虛火。致咽喉腫痛塞閉者。投以苦寒涼藥。服之立

斃。用鍼者不可不審也。拘施常法。未能必效。余等嘗鍼一婦人喉症。喉內已成白色蛾形。點水不能下咽。手足厥逆。面青氣喘。診其脈在六次已上。已現雀啄象。頗浮大。俱謂不可爲矣。因先鍼天突及中脘。則鍼下氣平。喘減而呼吸靜矣。繼又徧鍼肺胃肝衝各經絡。概無效驗。忽悟手足厥冷。是陰寒在下。故致孤陽上越而現雀啄脈象。虛火直冲咽喉。是陰陽不交也。下焦若得陽熱。則寒化而不隔陽矣。因取鍼於該婦氣海穴上。按法進鍼。鍼後卽就所鍼穴眼上。用艾續灸。灸至十餘壯後。該婦腹中作響。診其脈。變雀啄而爲緩象。且問其喉間。亦言較前減痛。因又灸十數壯。則青面突轉。兩手變溫。脈象更較緩矣。似此喉痛。實爲真寒假熱之症。稍不留意。性命立斃。可見喉症不同。拘於常法者。不可以言治喉。又可見雀啄脈尚可活。惟在醫者對症取穴。指下生春耳。